



禁正奇俠

峻波

上海時還書局印行

舊



楔子

一天靠晚辰光。我背着書包放學歸去。在路上看見一個買拳解的。正在一片荒場上舞耍一副大石担。有好多人都圍着看。我就也想擠到人堆裏趕熱鬧去。忽然迎面走來一個衣冠老者。伸手摩着我的頭髮道。好孩子。你是一個讀書館人。這些武技。你是不要去看。看了也要喜歡學着頑的。像這般劍槍棒石。都是殺人東西。學着不但要去輕易殺人。別人也就要來殺你的。好孩子。你早些回家去。多念幾遍聖賢之書罷。你模樣兒生得很聰明。你果是能夠認真讀書。仗着你心地聰明。書卷總不肯孤負你的。我突然聽了老者的話。禁不住抬起臉來。向他打量一下。只見此老銀鬢白潔。丹顴紅潤。一表清秀非凡。我心裏就很歡喜他。只是見着陌生人害羞。不敢有話回答。只對他瞅了幾眼。忙就一溜煙跑了。當時我恐怕還只有九十歲光景罷。以後我就時時刻刻想起此老。永不忘記他一種高古的神宇。也就不忘記他一番的教訓。總是很用功的讀經史了。到後我年紀大上一些。又在慕家花園一隻破剎裏。認識了一個和尚。他從前

是北方一個大盜。因爲自己造孽重。所以現在就削了髮。做起和尚來。他身手很是強悍。能夠駢着兩個指頭。輕輕在一塊石頭上一點。石就頓時碎的像粉一般。他雖在寺裏當和尚。還時常玩着刀棒。人家背地裏議論他。他一概不管。有一次他偶然和我說。你年紀小。身體強。倘能天天跟我學這些。將來你的武技。就比我高。但是我非常相信以前老者教訓我的話。聽了和尚這幾句話。就老大不高興起來。後來我怕他再勸我要如此。索性不再到那邊去和他講話了。仍是牢守在家裏。早晚勤勤讀書。總算我不會孤負那老者有一番教訓。不過那書卷現在竟把我孤負了。到如今就只好不再相信老者的話。倒深恨自己小時候未曾投筆學劍。我能夠去操刀殺人。可就不怕別人來殺我。或者我還能夠鬧到像張作霖孫美瑤等人的地步。因爲能夠殺人劫車。方能當起巡閱使。旅長來呢。何必再靠着一根毛椎子。幹這苦生涯啊。所以今年夏裏。我回到蘇州家裏歇夏去。忙就趕到慕家花園去晤這個和尚。同他說。我今很懊悔當時不會跟你學武。反給書卷害得身子脆弱。壯年一事無成。那和尚就安慰我道。你的身子

現在果是脆弱。你的筆尖。却很雄健了。比着他們身子雄健。筆尖脆弱的人。還是彷彿。講到你說學了武。就能昇官發財。學了文。就要坎坷潦倒。這倒也未必。你只要看我一身武技。自信還不差。但是我起先是一個強盜。到底做着一個窮僧。何嘗是昇官發財呢。眼面前的世界。只要你能夠到處吹牛。能夠逢人拍馬。你就要昇官。你就要發財。能文善武。部不相干的。說了你不要動怒。像你這副古怪脾氣。再也不能做官。再也不會發財的。你因為讀了書。就不肯吹牛。不願拍馬。簡直是你自己孤負了自己。怪不得書卷的和尙說到這兒。就住了聲。不住的爲我喟嘆起來。我聽了也極感動。再沒有甚麼話回答他。只是呆呆的望着殿前一尊阿彌陀佛。不知他嘻開了嘴。儘是謎謎的笑。究竟爲了什麼緣故笑我。我還是笑別人呢。我就低了頭。痴想起來。和尙生恐他剛纔的。一番話委屈了我。就拉着我手道。今日你也不必怨傷人。世間千事萬事。到頭來總是空的。還是趁早樂樂罷。你現在既是厭棄着文。歡喜那武。我倒肚皮裏藏着一段武俠新聞。還是我在北方聽得的。很想講給你聽。說來雖是荒唐。但是這段事裏。有英雄。有美。



人。有一切善衆生。有一切惡衆生。有天堂。有地獄。怪有趣的。不知你要聽不要聽。我道。我是要聽的。請你講罷。和尚就捧起茶盞呷上一口茶。潤一潤喉嚨。再將他的袈裟袖子揷起了。胸前的念珠拋開了。然後將這段奇事從頭至尾的講起來。講到英雄的氣概。真是龍跳虎躍。講到那美人的風光。更是珠香玉潔。和尚指手劃腳的說來。越發是分外得神。教人聽了。自然忘倦。他直從日中時候講起。到了燈炮香闌。方纔首尾講完。但是他講的一段奇事。究竟是什麼。趁我現在息影虬江。左右無事。就將和尚講的點染成書。分回寫在下面。看官請了。

序一

少時嗜讀小說。至忘寢食。家人輒笑之爲書獃。及長。尤甚。每聞有新著出版。恆不問風雨。欣欣然往購之。初不問其爲名家之作與否焉。年來。不文如余。竟亦濫竽小說界中。薄海同文。每有所成。輒郵以相示。几席間恆疊如小阜。固不勞我僕僕之往購矣。然而全之爲狀亦大變。每一新箸郵來。不特不喜閱。且欲屏而不閱。甚且欲步祖龍氏之後塵。焚之以爲快。良以今之所謂作家。其下也者。無論矣。卽其上也者。舉世推爲文壇巨子。說部名家之一流人。其所作未必能悉如人意。不特不能悉如人意。或且較之從前最劣之說部。猶不能相逮耳。余作此言。人聞之。咸以爲狂。獨陶子嘯秋深韙之。比者忽以其弟寒翠君新箸說部荒山奇俠一冊見示。并曰。子亦能破例一觀此乎。余笑諾。取而披閱。則一讀而色然喜。再讀而拍案叫絕。三讀而爽然若失。深悔曩時持見之謬。并知天下人文至廣。正有其可觀者在。未可一概抹煞耳。因書數語而歸之。并誌其狂妄之過。是爲序。民國十二年仲冬趙茗狂書于海上憶鳳樓。

序二

我友陶君寒翠。吳王宮畔人。工詩古文辭。尤擅小說家言。風格酷類雲間二繼。而描寫之工。或且突過之。嘗著密月旅行記長篇。風行一時。惟平素惜墨如金。不輕下筆。今秋忽載筆來滬。謂今後將肆力於著述。自娛兼以娛人。甫匝月而成斯編。竊歎其神速。然細讀其文。則首尾貫應。固不類急就之章也。會將付梓。囑僕弁其端。僕不文。何敢着龔佛頭。顧君意殷殷。良不可却。爰勉識數語如此。至其中精采。讀者當能細會。無俟僕之喋喋矣。癸亥秋莫。鑑湖笑紅生拜書於鐘聲報社編輯室。

荒山奇俠目次

- 第一回 斬黑虺立士設玄譚 傳黃髯異人驚異語
- 第二回 夢盡紅樓書生乞食 醉傾綠罽俠客留餐
- 第三回 罵活畜浴堂裸戰 救窮人旅舍悲歌
- 第四回 玉潔冰清痴郎呈肉體 帷燈匣劍烈士發奇謀
- 第五回 逞慧心慧娼慧言 露醜態醜鴛醜叫
- 第六回 衾底麝膺香暗送輕輕暖暖 枕邊鴛鎖印深留惜惜憐憐
- 第七回 扭頸淺暎耳環微顫 振喉高呼頰鬣奮張
- 第八回 求他輕些什麼此謔堪嗔 叫你怕到這樣彼狂可想
- 第九回 笑昨事俠髯拊掌 悔前非敗子回頭
- 第十回 雪花紛飄紅爐私撥 霜刃倏起碧血怒濺
- 第十一回 房前暗去三窺老七咋舌 天外飛來一物玉笙掩眸

第十二回 壁上題書妾髻為誰斷

獄中嘆月鬼魂作人言

第十三回 日暮經長吉切齒倭牒

春晨入竹陰傷心腐屍

第十四回 品華女猥褻齊陳

殺矮奸刀槍雜作

第十五回 法場逃死犯縣官革職

塵世感神仙奇俠還鄉

第十六回 報小怨大星忽落

埋新齒舊蛻猶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第十六回', '法場逃死', '報小怨', '大星忽落', '埋新齒', '舊蛻猶存']

俠義
小說

荒山奇俠

吳門陶寒翠著

第一回 斬黑虺玄士設玄譚

傳黃髯異人驚異語

一條周身滿點着梅花斑紋的烏黑大蛇。從一棵枝葉撐天的老松上邊。豁的一響。倒挂下來。剛想要聳身到地的時候。樹背後驀地閃出一個人來。從腰袋裏掏出一把雪亮的青萍寶劍。望正這條黑蛇頭上。輕輕一揮。頓時赤血直噴。紅淋淋的灑得滿地都是。這條蛇只把身子扭了好幾扭。性命就此結果了。這位殺蛇的人。身長體壯。面孔黑裏帶些紅光。兩隻神光炯炯的眼珠。從眼皮裏直瞪出來。宛比似一隻銅鈴一般。更加着滿嘴生着蓬蓬鬆鬆的黃髯。相貌格外見得雄奇非凡。活像是圖畫上所摹寫的古英雄了。他已經把蛇殺掉。就俯身下去。摘了一些草葉子。把劍口上的血迹抹了幾抹。還仰着頸子怪笑了幾聲。就此向前跑了。走不上幾步。背上忽然覺着有物觸着。他未免一怔。心裏想不要這條蛇又是活了。連忙回頭一瞧。原來橫裏又閃出了一個面目枯悴的老道士。正伸出了他的手。在他自己肩上微微拍着。黃髯只好立定了。老道士

就作了一揖。黃髯也答了一禮。老道士就笑着啓問道。貧道敢問。剛纔松樹下橫躺的一條大蛇。可是壯士殺死的麼。黃髯冷冷的說道。是的。他是一條要殺生的東西。我就把他斬了。老道士道。他果真是。要殺生的。但是你把他斬了。也就是殺生啊。你現在所種的罪孽。可就和這條蛇是一般的。國法上殺人的罪。是斬。不過官府把這犯人殺了。也要算是殺人犯啊。他殺了人。是有罪的。難道官府把犯人殺了。不算是罪麼。哈哈。黃髯本來見了這個老道士。很是瞧不起他。後來聽他說出這一番玄妙無窮的話來。心裏明白這個道士。確是一個奇人了。就連忙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說小子受教了。老道士只是笑了一笑。望東指道。這山凹裏有一座紅磚的破廟。就是貧道託足之所。壯士要是有空。再來談着罷。老道士說完了話。飛一般的走去。竟連頭都不掉。黃髯還想問他幾句。那裏還能追上。只好在一塊磐石上面。坐了嘆着幾口氣。向前一望。祇見白雲一縷一縷的從山岫裏裊出來。把一條山徑都沒了。那個老道士再也沒有蹤跡。只有一隻黃鶴。向着南方直飛過去。一霎不見了。黃髯低頭細細把道士的話一辨。越覺

奧妙無窮。竟是上下古今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出的話。倘從這一番話逐漸推想開來。就覺着天下爲善的事。倒變得沒有一件不是濟惡了。就從磐石上立了起來。再從剛纔來的路退了回去。走到死蛇躺着的。地方。揮了幾點英雄壯淚。向死蛇默祝道。你殺生是錯了。我殺你愈加是錯了。我實是不應該殺你啊。天理是循環不絕的。我現在把你殺了。自然還有人殺我。殺我的人。自然再有人殺他。你殺我殺。就再沒有了局的時。候了。啊。我殺你是錯了。黃髯祝完。就再拔出寶劍。從地上掘了一坎。把黑蛇埋在裏邊。長嘯了一聲。大踏步的歸去了。這時候一個殷紅的太陽。漸漸向山脚落了下去。一鈎新月。倒跟着升上來。了。滿山裏暗了下來。只聽見兩旁的松樹。獵獵的生出一股怪風。來。還夾着樹旁荒墳裏鬼叫的聲音。斷斷續續。更覺得陰慘非凡。要是旁的人走着這一條路。恐怕胆小的連魂都要嚇落咧。倒是黃髯胆大如斗。他這時候不要說是不怕。還心裏分外的快活哩。他一路跑着。一路吟着。也不知道吟的什麼。只覺着嗚嗚咽咽的歌調。着實像和山鬼唱和一般。要是這許多荒墳裏。倘有一個酒鬼跳出來。拉着黃

髯到坎墩下吃鬼酒去。黃髯一定也肯去的。原來黃髯除着一口劍是他寶愛的以外。要算杯中物是他最心愛的了。但是這一個理想。還是做書的假設的。一個人變了一個鬼。恐怕生前就是喜歡喝酒。死後可就難了。記得從前人有一句詩道。一滴何曾到九泉。這不是做鬼的沒有酒吃的明證麼。且說黃髯慢慢兒的踱着歌着。他的家裏倒就到了。他住的房子。是一座茅廬。低低的築在一座危崖下面。這座危崖。是一所山東境內人跡不到的荒山。所以黃髯現在住的是在山東什麼境縣。什麼山崖。做書的一概交代不出。只好說黃髯是住在山東省裏的無名山上罷了。他住的雖是茅廬。收拾得却是清雅非凡。門前種着兩三叢的修竹。牆上蔓延着一些山花。幽紅細綠。直好像仙境一樣。門裏還有一個小小的庭園。並不種什麼花木。只是滿地的鋪着碎沙。沙上還放着一副絕大的石担。和幾枝木棒。想來是黃髯練武的所在了。再望裏進去。就是一間小小的屋。中間放着一隻長案。案上堆着幾冊孫武兵書。和幾個酒瓶。幾雙杯盤。一個酒瓶是倒了。瓶裏剩下的一些酒瀝。還一滴一滴的流到檯面上來。把幾本書的

書角都浸濕了。案旁放着一隻用樹根雕琢成功的高椅。上邊還蒙着一條虎皮。紋理很新潔。好像是新剝下來的一樣。椅旁就是一隻爐鍋。裏面熱騰騰的不知燒些什麼。這間屋的兩邊還有兩間小屋。一間是擺着一隻木坑。和一隻短椅。旁的東西是沒有了。一間的門却是緊鎖着。從門縫裏張去。祇見滿屋堆的都是野獸的皮毛骨角。還有好幾副人骷髏。都一起堆在壁角裏。一陣一陣的血腥氣。還從門縫裏透了出來。教人真是難聞。不知這些皮骨。黃髯是從那裏去弄來的。藏了又有何用。今日不去管他。只說黃髯一到家裏。就在虎皮椅上坐下了。還點上了一根絕大的紅燭。再拿了一隻大杯。從瓶裏倒上了滿杯的酒。呷了幾口。就取了一隻木盤。跑到爐前。從鍋裏鉗了一條鹿腿起來。重新還到案前。把杯裏的酒又倒滿了。就雙手托起杯來。仰着嘴。一口氣吸盡了。嘴旁邊髯鬚上面。都濕淋淋的沾着好多酒瀝。他就伸手一將。將下來的酒瀝。還留在手心裏面。他把舌頭趁勢一捲。吸個乾淨。再放出他十隻像巨鎚一般的手指頭。將一條鹿腿一擘四塊。一塊一塊送到嘴裏去。嚼了三四嚼。就咽下肚裏去了。不滿一

刻功夫。一條鹿腿就吃完了。黃髯用一條布巾把嘴一揩。再將杯盤豁琅琅的一起推到了地下。重將燭心剪了一剪。拿起了一本舊書。高聲的誦讀起來。聽他讀的詞句。就曉得黃髯讀的是太史公游俠傳。讀不滿兩頁。他忽然又把書擲了。把燭也吹熄了。立了起來。一直奔到庭心裏。把劍拔了起來。舞個不住。刀光和月光映着。倒把屋裏也照耀得很亮。正在舞得十分起勁的時候。忽然大門上面隆隆的響着。兩扇柴扉。幾乎倒了下來。黃髯聽了門響。鼓腮把髯鬚一吹。恨恨的說道。討厭的東西。今夜你又來了麼。這一遭。我是不恕你了。他的話還沒說完。已經走到門旁。把門一拔。衝了出來。從月光下面望去。只見一隻白額金錢大豹。伸直了尾巴。儘向門上擊來。黃髯提起寶劍。用勁的直向金錢豹的尻後刺去。那隻豹震天的吼了一聲。倒垂着尾巴。直向前面一排樹林裏竄身進去。黃髯也不再追上去。只低低的說一聲饒了他罷。依然還到屋裏。把大門重新落了門。再點上了紅燭。坐在虎皮椅上。自言自語道。我從前讀了萬卷的書。出去問世。但是世界上的人。都不容我。并且不但世上的人。是這般。到後來連父母和妻

子都看輕我了。我就只好逃到這座空山裏來了。這時候我的心裏是很怨憤。我自己想我當時很用心的讀書。總以爲裝滿了一肚皮的書出去問世。一定能夠一鳴驚人。的了。倒不料因爲我的肚裏是裝滿書的緣故。却給一班胸無點墨的人妬忌得不得了。加着我只能夠讀書。拍馬和吹牛。一向是不懂的。這個惡濁世界。自然是容不得我的了。我現在棄文從武。把個身子練得好像是銅鑄鐵打一般。一口寶劍。倒算是我的知己了。我很不願意老死在這一座荒山裏面。一定還要到這個惡濁世界裏去混一場。好在我現在並不是一個文謏謏書生了。實在是一個野蠻人啊。世界上的人。總是見兇碰住的。他們一個個雖是刁惡乖巧。我只要把野蠻手段去對付他們。他們可就要怕了。我以前受了許多不平的冤氣。現在我就要代人去抱不平。我滿腔的冤氣。就算是伸咧。好了好了。我就要離着這一座荒山了。我一定要到人寰裏去一顯我的好身手了。黃髯說到這裏。就把寶劍重新拔了起來。把手指頭在刀背上彈了幾彈。說道。我的知己啊。你現在也跟我到外面去走一躺。嘗一些世故人情罷。世界上儘有着好

多不平的事。要等你去打抱不平咧。就是我這一會出去的。要靠着你替我效力的。黃髯一面說着。一面彈着。這口劍就錚錚的響着。好像是答應黃髯一般。黃髯聽了劍聲。精神又旺了不少。就再跑到庭心裏去舞弄他的劍。但是黃髯肚皮裏裝的老酒。經他兩番的跳舞。倒望上面衝動起來了。黃髯胸口裏着實有些難過起來。支不住把劍一拋。身子一倒。就此睡着了。這時候正是秋天光景。屋面上的樹葉。經着風都吹了下來。蓋在他的身上。就像遮着一條被一般。還有天上的月亮。照在他的上面。就像點着一盞燈一般。黃髯幕天席地的睡着。好算是有趣極了。這時牆上躲的幾隻蜥蜴。趁着月光都爬了下來。一隻一隻都躲到黃髯的面孔上去。伸着他們的腳爪。去爬弄黃髯的鬚鬚。黃髯睡的正着。又那裏覺得呢。原來黃髯這時候正做着一個怪夢。夢裏是他把以前的一輩仇敵。都殺完了。就是世界上的一輩惡人。也都給他用拳頭打死了。他心裏快活非凡。不免笑了起來。再睜眼一望。原來是一場好夢罷了。自己還是露天睡着。天上星斗一粒一粒都在他的眼前。一把劍竟拋在沙堆裏了。他連忙翻身起來。嚇得

身上躲的幾隻蜥蜴。連逃都沒有逃處。有幾隻向下亂攢。就壓死在黃髯的身下了。黃髯已經立了起來。就再回到屋裏。坐着一想。剛纔明白當時自己是喝醉了。免不得自己好笑起來。他再把手撐着頭。沈吟了就會。他立刻決定。明天一定要和這座荒山暫時分別。倘再老守在這一處茅廬裏。可不是自己孤負了自己的一副好身手麼。但是他想到晚上在松樹下面碰着的老道士一番話。滿腔壯志。倒又灰了一半。不過黃髯這個人。到底是一個好漢。他立定了志向要做這一件事。就是把他的性命拋掉。他也是不管的。何況老道士旁人的議論。他越發是不問了。所以他當夜就收拾了一些銀錢衣物。打了一個包袱。坐候天亮。停一會東方是發白了。他就背了包。袋了劍。把門用鎖鎖上。就此匆匆的下山去。也不管此番應該到什麼地方。只是有路就跑。無路便歇。好在黃髯的兩條腿。天生的健步如飛。一天跑百十里路。也是不希罕的。他已經下了山。還跑了好多野路。眼見的多是奇禽怪獸。高樹古木。人跡是沒有的。他跑得肚子餓了。就採幾個菓子充飢。嘴裏乾了。就吸幾口泉水解渴。一到天黑。就在樹陰裏睡了。

他是山人住慣的。像這種生活。並不覺得有甚麼苦。一連跑了十幾日功夫。就到了一個很荒涼的小鎮。他在鎮裏只住了一夜。就再望前進行。他就跑到了一個很熱鬧的城市裏。他心裏一想。這塊地方。我倒不妨多住幾天。就去揀了一爿客店。住上幾天。還到外邊去逛着。想找一件事來試試他的身手。但是找了幾天。總沒有下手的地方。他是很耐不住。倒又想到別地方去了。

第二回 夢盡紅樓書生乞食

醉傾綠罽俠客留餐

濟陽市上一家飯鋪子。階沿下面。跪着一個年輕丐兒。正在那邊哀哀呼號。求人佈施。但是來來往往的跑路人。那一個肯去睬他。有幾個倒還對他冷笑着說道。你年紀輕輕。也不想找一樁行業做做。倒要做起乞丐來了。豈不是不要臉麼。那個丐兒聽着這些譏諷的話。只好當做沒有聽見一般。仍舊低着頭向路人乞錢。但是他哀呼了大半天。連一個小錢都沒有討着。肚裏是有兩天沒有吃着東西了。真是餓得非凡。這家飯鋪子裏燒的魚香肉香。一陣一陣送到丐兒的鼻管裏去。丐兒聞了。儘把涎唾咕嚕咕

嚕的咽着。還看見裏面跑出來的吃客。都是大着肚皮大搖大擺的走出來。丐兒連忙向他們叩頭求乞。只是他們的眼睛。都是嵌在額角上面的。不要說是道旁的丐兒。他們是瞧不到了。就是窮一些的人們。恐怕他們也不去睬他罷。可憐這個丐兒。喊到聲嘶力竭。肚子真是餓得燒心了。一眼瞧見飯鋪子裏奔出一隻狗來。嘴裏還銜着一塊肉屑。搖着尾巴。跑到他的面前來了。丐兒很不得衝上去把他奪下。但是又怕給人笑話。只好看着這只狗在他面前大嚼罷了。丐兒一面看着。一面心裏想着。我以前也是一個錦衣玉食的紈袴公子。跑到窰子裏或是酒館裏。那一個不來趨奉我。就是我的脾氣。也是十分慷慨。一擲不吝千金。這時候我是何等樣的榮耀啊。不防備一失足竟變爲討飯的丐兒了。以前窰子裏酒館裏的搗妓傭僕。又有那一個再來認識我呢。到現在就連一只狗都不及了。丐兒想到這裏。一陣心痛。不免放聲大哭起來。一時路上好事的人都圍了攏來。把個丐兒圍在圈裏。倒像是看猴子戲一般的。丐兒哭着。大家笑着。丐兒哭得利害。大家反是笑得利害。有幾個頑童。還拍手拍脚的喊着有趣哩。真

在哭笑並作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滿頰鬚子的龐身大漢。排衆直入。有幾個人竟是險乎給他撞倒。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就是從無名山上下來的劍俠黃髯。他在濟陽一連住了好幾天功夫。幾沒有事兒可做。本來是想到別地方去了。今晚裏他在市上閒逛着。恰恰看見飯鋪子面前有一大隊人圍着他心裏想。難道圈子裏面是打架麼。我就去排解開了罷。等到進了圈子一望。却是一個丐兒在那邊哭着。黃髯把身子彎了向丐兒的面孔細細瞧了一會。倒有些納罕起來。原來這個丐兒。衣服雖是襤褸齷齪。面孔倒眉清目秀。唇紅膚白。宛像是一個大家的公子哥兒。黃髯想不要這個丐兒。也是一個隱者罷。看他的神情。真不是一個乞丐啊。黃髯不問情由。突然把丐兒拉了起來。嚷着一聲賢弟。喝酒去罷。這時候這個丐兒。倒吃了一嚇。還攀住了飯鋪子的門闌。死也不肯前進。只是求黃髯道。老爺。我是苦惱子。兩天沒有東西吃了。現在想在這裏討兩個銅元。換一碗粥吃吃。請老爺不要和我尋開心了。要是老爺此地不許我登。我到別地方去就是了。黃髯只是好像沒有聽見一般。仍舊很力的拉他望前走。這個丐兒

也強他不過。只好被他拖着。儘望着前面走。後面還跟着好幾個頑童。都是笑個不住。黃髯回頭一望。不免發惱。就伸出一條左腿。想向他們踢去。嚇的一羣頑童。向着左右街巷裏亂竄。再也不教跟上來了。丐兒看見黃髯這般的舉動。嚇得也不敢再響。儘讓他拉着跑罷了。跑了約摸一條巷光景。果然尋到了一月酒店。黃髯拉了丐兒直望樓上跑去。揀了一個靠窗的座位。自己先是坐着。就叫丐兒也坐着罷。丐兒只好瑟瑟縮縮的在一邊坐着。真是弄得他莫名其妙。堂倌看了。也很希奇。但是心裏雖是希奇。表面仍舊做的沒事一般。連忙絞上兩條手巾。遞給他們兩人。丐兒接了。只敢把手巾在面孔上輕輕一抹。不敢多揩。恐怕把手巾污了。黃髯向他面上一望。就說。你面孔上沒有揩乾淨啊。就拿自己手裏的一條手巾。舉起來向丐兒的面孔上儘力擦着。擦得丐兒痛極。幾乎喊了起來。擦罷以後。丐兒的面孔。越發是秀麗了。倒把一條雪白的手巾。揩得和黑炭一般。堂倌也是不敢多響。黃髯就隨意點了幾隻菜。叫堂倌快快把酒燙來。堂倌答應着去了。黃髯就拉着丐兒的手。悄悄的問道。你果真是乞丐麼。丐兒回答。

道。老爺請你再也不要和我尋開心了。做着丐兒自然是真的。那裏有假的呢。黃髯道。誰和你尋開心。不過我看你的狀貌。很像是人家的好子弟。倒沒有丐兒的賤相啊。丐兒道。老爺我的家裏本來是很富裕的。不過我是不長進。所以就墮落到這般地步了。黃髯很不耐煩的。回答道。老爺老爺。怪難聽的。我算老爺。你難道是小爺不成。請你不要再把這個稱呼叫我了。我是給你肉麻死咧。我叨長你幾歲。你喊我一聲老哥。我就夠了。做爺是不敢當的。丐兒就唯唯的答應着。這時候堂倌把酒菜都送上來了。但是黃髯嫌着酒杯小。叫堂倌再換上兩隻大杯來。斟滿了。自己先張開血盆大口。盡了一杯。還教這個丐兒不要客氣。儘把酒吸着。把心愛的菜吃着。倘是裝模作樣。我最是不喜歡的。丐兒本來肚裏餓得蛔虫叫。經不得黃髯一勸。自然放胆的吃了。吃的時候。大家都不做聲。只聽見喝酒和嚼菜的聲音。不多一刻。酒菜就要完了。黃髯把筷在碗上敲着。叫堂倌來再去添上兩大壺酒。四碗的菜。重新把杯洗了。然後一面喝着酒。一面和這個丐兒細談起來。黃髯聽了丐兒的談吐。倒很雋雅。他就問着丐兒道。難道你也

識字的麼。丐兒苦笑了一聲。就接着說道。要是不識字。我也不做乞丐了。黃髯聽了丐兒的話。只是把頭點着。像是心裏十分感動的樣子。就再問道。你的家裏既然是很富裕的。你却流爲乞兒。這其間一定有一段很傷心的歷史在着。我和你雖是陌路相逢。志趣倒還彷彿。不知道你肯把這一番歷史講給我聽麼。丐兒這時候正夾着一簇雞肉嚼着。一時也不及回答。待把雞肉嚼完以後。方始搖一會頭。嘆一口氣道。咳。老哥。這一番歷史。講起來真要氣死人啊。說來真是話長。要是老哥不怕麻煩。我是很情願講的。丐兒說到這裏。忍不住眼淚簌簌的吊下來。黃髯就勸道。賢弟。你也不必悲傷。你儘把這件事說給我聽。果真有人委屈你。老夫總替你報仇是了。丐兒就收了眼淚。擱了杯箸。把他自己的一番經歷。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黃髯也就低頭聽着。丐兒說道。我本姓江。名叫玉笙。是浙江嘉興縣人。說到這裏。他倒又問起黃髯的姓氏來。黃髯笑着說道。老夫黃姓。髯名。什麼地方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請賢弟不必多問。只把你自己的事實。說給我聽好了。江玉笙心裏明白。此老實是一個江湖隱俠。倒也不便多去問他。

的。只好把自己的歷史。接着講道。從小我家裏是請着一位西席先生講讀的。我天資是很好。所以不滿十一二歲。十三經早已讀完了。後來把西席先生辭掉了。再到外面學堂裏去讀了七八年書。就跟父親到此地來了。我的父親是販布的。就在此地城外開着一片布號。生意倒是很好。我跟着父親一到此地。也沒有甚麼事做。就天天到外面去逛着。起先還不過是尋山玩水。清游罷了。後來認識了幾個損友。就引我逛窯子去。我就認識了一個妓女。名字叫珍鳳閣。年紀還只有十七八歲。生得細眉小眼。丹唇粉靨。真是標緻非凡。他是住在中軍弄裏的。當時他的名氣很大。誰也不知道中軍弄裏珍鳳閣呢。當時有好幾個狎客想去和他親近。他總是不理會。倒和我是恩愛非凡。當時卿卿我我的情形。我一時也說不盡啊。不過我的父親是很嚴正的。我和珍鳳閣的一段孽緣。他是一些都沒有知道。我總背地裏向店裏的賬房先生偷支了幾百金。去和他辦首飾。做衣裳。所以珍鳳閣和我是格外要好了。當時我欠了他二千元的嫖賬。他也並不向我來討。我心裏着實是感激他。所以我就越發喜歡去嫖珍鳳閣了。不

料今年端午節。他的鴇母忽然向我討起嫖債來了。一算共欠他四千幾百塊錢。我就回到店裏。仍舊向賬房先生偷支去。這位賬房先生因爲數目太大。就拒絕了我。我沒有法想。只好伏在店裏躲債。那裏防備端午這一天。珍鳳閣竟帶了一大隊的娘姨大姐。宛比似娘子軍一般。直闖到店裏來要錢。這時候珍鳳閣滿面凶氣。竟和以前的態度。是大不相同了。這時候我父親恰恰坐在店堂裏。向珍鳳閣問明了情形。氣得幾乎暈過去。只好替我把四千幾百塊錢的嫖賬算清。珍鳳閣就此揚長而去了。嘴裏還嘖嘖咕嚕的罵着。說我不要面孔呢。珍鳳閣一去。賬房先生也就把我以前所偷支的款子。一概報告我父親聽。一算共偷支了五千金。合攏一算。我交給珍鳳閣。竟是費了萬金了。這好算是荒謬極了。當夜父親氣得飯都不吃。把我很命的打了一頓。明天早晨他就驅逐我出來。說從今以後。和我父子的關係。就此斷絕。我還哀求着。但是父親總是不許。你想我身在客鄉。舉目無親。去靠那一個人好呢。左思右想。還是去看珍鳳閣罷。他迴念舊情。或者是肯收留我的。我就到中軍弄裏去尋他。他倒果然肯見我的。我

就把我現在被父親驅逐的情形說給他聽。他突然變了面色。向裏面一走。還教許多龜奴把我拉了出來。我沒有法想。所以就做乞丐了。做了乞丐以後。這個珍鳳閣我還在路上看見他的。我還跑上去想向他討一個銅元。他非但沒有結我。還罵我滾蛋哩。黃髯聽到這兒。兩目流火。鬚髯奮張。伸出了拳頭。向桌上一拍。桌面頓時穿了一個窟窿。嘴裏狂叫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嚇的堂倌逃到壁角裏。周身發抖。一響都不敢響。倒是江玉笙一陣傷心。又把眼淚落下來了。黃髯把他推着道。大丈夫有德不忘。有仇必報。哭有什麼用呢。說到這裏。就從袋裏掏了一把銀錢。向檯上一擲。拉着玉笙。望外就跑。

第三回 罵活畜浴堂裸戰

救窮人旅舍悲歌

却說黃髯拉着玉笙一路的跑。大家都是默默的不講一句話。玉笙心裏也不明白。黃髯拉他到那裏去。只是不好多問。跟着他走罷了。自己還想。我自從做了乞丐以後。從沒有一個人還來憐惜我。就是我自己也料是終要流落死的。那裏知道這一天會碰

着這一位黃髯大俠。他非但不把我這個乞丐看輕。倒好像還把我當做知己看待。多分是我江玉笙命不該絕罷。他一路跟黃髯跑。一路再細細的想。覺得很是快活。一些都沒有憂懼了。加着今朝的餓肚皮裏。忽然間袋滿了魚肉酒飯。兩隻腿跑起來。愈是有力。所以黃髯雖是跑來快。玉笙緊緊追着。一些都不吃力。倘是肚皮裏仍舊像前幾天空空洞洞的餓着。恐怕他現在一步都要跑不動了。玉笙正在跑着想着的當兒。黃髯驀地裏把他一拉。跑到了一家衣莊店裏去。玉笙真是弄得沒頭沒腦。只見黃髯立在店堂外面。儘把牆上所挂的各色衣裳。一件一件的揀個不住。一眼還向玉笙上下打量着。後來看中了一件很漂亮的長袍。就叫店裏的夥計拿了下來。問要幾塊錢。夥計把價目還報了。黃髯點點頭。叫他再拿了兩套衫褲出來。一起算了幾錢。付給夥計。就一手挾着許多衣服。一手拉了玉笙再走。玉笙忍不住問道。老哥。你買了這許多衣裳什麼用。黃髯冷冷的回答道。是給你着的。玉笙連忙說。這是我萬萬不敢當的。我受了你一飯之恩。已經算是異數。那裏還敢受你裨袍之賜呢。老哥。我求你把這些衣裳

自己用罷。我是再也不敢受的了。黃髯笑道。你是一個讀書人。總應該有些雅氣。何以也是未能免俗呢。況且老夫天生着這一副粗野體貌。配穿這些光緻緻的衣衫麼。玉笙就說。你就是要買衣服送我。就是粗布的。我也心滿意足了。何必要買得這般講究。難道穿了教我再去逛窰子麼。黃髯聽了玉笙的話。倒是笑了起來。就拍着玉笙的肩膀說道。玉笙。你不要多嚕噓了。我自自有道理啊。虧你歡喜逛窰子。所以鬧到這般地步。你還要提起着逛窰子的話哩。難道你總忘不了這個珍鳳閣小姑娘麼。黃髯說到這裏。禁不住狂笑起來。說的玉笙也好笑了。倒惹得走路的人。多注目起來。試想一個長身髯翁。拉了一個年輕丐兒。在路上這般的放浪。不是教人很奇怪的麼。他們兩個人都帶着笑向前亂跑。看見前面正有一片浴堂開着。黃髯就對玉笙說。我們洗澡去罷。玉笙只好答應着。說好的。兩人走了進去。剛把衣衫脫光。堂倌送了兩條黑而且破的浴布上來。玉笙接了。自己想我是一個骯髒丐兒。只好用這種浴布來擦身了。所以也不敢說什麼。倒是黃髯接了。面色頓時一變。立即把浴布撕個粉碎。一片一片的宛

像是黑蝴蝶一般。再把堂信一扭。揷倒地板上面。自己赤裸裸的騎在他的背上。伸起一隻鐵臂。握着大拳。不問情由的向堂信耳光上亂打。很很的罵道。畜生。你知道老子是什麼人。配把這種浴布揩身麼。你因為我的同伴衣衫不完。好像一個乞丐一樣。你就要看輕我們了麼。他現在雖是這般形狀的進來。你試看他再那般形狀的出去。我今天一定要把你帶着一雙狗眼的活畜生打死。說着。再把拳頭像雨點般的摘下去。打得堂信的面孔。紅黃藍白黑五色俱全。好像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旗一般。堂信嘴裏還得連連告饒。說大爺你恕了我罷。下會我是不敢了。但是黃髯總是不去理他。依然一拳一拳的送上去。滿屋裏的客人都跑來解勸。黃髯還是不肯罷手。玉笙不好意思起來。也跑到黃髯的身邊。請他歇手罷。黃髯怒道。你來勸什麼。我是代你要出一口窮氣。所以要打死他。你倒還要來勸麼。黃髯就把玉笙一推。玉笙也是精赤條條的一絲都不挂着。給黃髯一推。倒就像元寶翻身般的滾了一個斛斗。一骨碌爬了起來。再也敢勸了。後來驚動了浴堂裏的老板。跑來向旁人問明了情由。索性屈了他老板身。

分。跪下來向黃髯苦苦哀求。黃髯纔肯停手。但是這隻活畜生已經打得周身紅腫。不成人樣。一步一跌的逃了出去。老板就另外喚了一個堂倌來服侍。這個堂倌自然要格外殷勤。再也不敢待慢的了。老板還向黃髯說了許多好話。黃髯氣平。老板方敢告退。那個堂倌再換上了兩條噴滿花露水的雪白浴巾。遞給黃髯玉笙。他們兩人就到裏間洗澡去了。黃髯一面洗着。一面還同玉笙講話。說道。玉笙。你到底還是一個好孩子。像你這般品性。那配去逛窯子呢。不要怪珍鳳閣要當你是冤桶了。今天這一場大鬧。你不要心裏疑惑我忒煞凶暴。我當初涉世的時候。也和你是一個樣子的。待人接物。處處總要隱忍。但是人家都當我是一個沒用的人。每是把我欺負了。我就受了許多說不盡的苦處。到現在方始明白。做人是一定不好做善人的。因為這個世界。實是一個萬惡世界。獨善其身的一句話。是不可以做的。你倘是果真要獨善其身呢。大家就要當你是一個仁人君子。儘把你欺負了。眼前的仁人君子。就是一件最不值錢的東西。非要窮凶極惡不可啊。譬如今天這一件事。倘是我隱忍着不計較了。我們就白

白受一場閒氣。還要背地裏給旁邊的座客好笑。我們又何苦來呢。這雖是一樁小事。以小警大。倒也是給你得到一個閱歷啊。玉笙道。是吓。不過我以前的脾氣也是很大的。只要奴僕輩服侍我一個不稱心。我就要把他們打了。只是現在弄到這般地步。再改擡架子麼。老哥。我說一句你不要動氣的話。你到這裏來洗澡。他們本是不敢把你待慢的。都因爲你同着一個丐兒走進來。所以他們把你也瞧不起了。這倒不好怪他們的。仔細一想。你還是自己怪自己的好。黃髯聽着。嘆了一口氣道。咳。人貧最怕志短。你不知道。你雖是丐兒。但是你以前是怎般的身分啊。就使你眼前是丐兒了。你的壯志。也不該就此磨滅的。難道做了丐兒。就天派着應該給人家欺侮的麼。咳。世俗的眼光。總是這般的。不過我總當你是一個可憐的書生看待。雖說你墮落的起因。實是自已放蕩的不好。不過年輕的人。犯着這個色字毛病。也是免不了的。所以我很能夠原諒你。并且聽你的談吐。也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從此以後。倘能習上。不難不飛黃騰達啊。所以我同你雖是初識。倒也很器重你呢。可恨這個毒妓珍鳳閣。害到你這般地

步。結底還不肯稍稍憐惜你。竟連一個銅子都不願送你。真是滅盡天良了。這個仇。我是一定要替你報復的。并且不但替你一個人報這個仇。還替旁的受他蠱惑的人出一口氣呢。我想受他害的人。恐怕也不止你一個人罷。玉笙道。可不是啊。珍鳳閣本是本地的一個名娼。後來我聽說受他騙詐的人。在我未和他認識以前。還有不少。有一個姓陸的。也因為欠了他嫖賬的緣故。他竟嫉令龜奴。在黑夜裏把姓陸的軋到荒野裏。用亂棒打死。結果化了幾個錢。滅屍了事。也不曾受着一絲罪名呢。黃髯聽了。把眉一揚道。賤倡的胆。大到這般地步麼。可想他胸到藏着的一個心。真是毒極了。他非但喪人名利。還要是殺人。真好說是罪惡通天。殺不可赦咧。黃髯這時候把身子擦乾了。出了浴間。玉笙也就跟了出去。黃髯連忙把新買的衣衫教玉笙穿了。再喊堂倌去叫了一個剃頭司務來。和他把容整了。果然履衫翩翩。活像一個京洛少年。兩旁座客也一個一個暗暗嘆異起來。黃髯把玉笙的舊衫褲拿起一瞧。只見線縫裏躲的白蚤。多到像螞蟻排陣一樣。黃髯把眉一皺。就向窗外一擲。低低的說一聲。不要他了。兩人已

把衣衫穿好。就再靠在榻上談了一陣。只見堂倌把手巾送了上來。還向玉笙少爺少爺叫個不住。玉笙不免暗笑起來。就是黃髯也是笑了。這時玉笙和黃髯講了一會話。倒格外投機。玉笙也不再把丐兒自居了。他就問着黃髯道。現在老哥把我打扮得這般齊整。再教我做什麼事呢。黃髯道。你現在跟我一起到客棧裏去住着好了。我將來自然有方法安頓你的。玉笙聽了。不免叨叨的說了一番感激的話。但是黃髯早已靠在榻背上睡着了。鼾聲隆隆。真像春雷一樣的響着。玉笙白說了一篇謝話。他倒一句都沒有進耳朵管呢。玉笙只好在旁邊陪着慢慢的啜茗。一眼望着對面着衣鏡裏自己的影子。儘管出神的想。直到滿室裏上了燈。黃髯方始醒了過來。揉一揉眼。說時候不早了。我們去罷。就順手從腰袋裏掏了錢出來。喊堂倌收賬。堂倌連忙說。剛纔老板有命。說兩位今天光降。招待未曾周到。還惹兩位動氣。所以賬是不敢收的。黃髯那裏肯聽。就把錢硬塞在堂倌的手裏。說你老板開着浴堂。也是做生意的。那裏有浴了不給錢的道理。堂倌只好收了。急匆匆的跑了出去。一會兒那個老板又來了。依然要把

浴錢還黃髯。黃髯就推着說。我恨的是那個畜生。同你老板是客客氣氣的。請你不必過謙。收了就是。老板只好把錢袋下。再拱起手向黃髯玉笙連連三揖。再陪了一個不是。然後恭恭敬敬的送了兩人出去。黃髯和他領一會頭。就同玉笙去了。玉笙問黃髯住的客棧在那裏。黃髯望東指道。就在東面中正街。招牌是叫同泰棧。地方倒還很清潔呢。玉笙答應着。心裏想。今天我還復了我的本來面目了。剛纔跪在飯鋪子門前討錢的時候。又那裏料得到現在能夠有這樣的奇遇呢。心裏一想。禁不住嘴裏又口口聲聲的謝着黃髯。黃髯怒道。你又要嚙嚙了麼。倘你再說個不住。我可要和你決絕了。玉笙嚇得立即住口。一響不響的跟着他走。一會同泰棧是到了。黃髯一踏進房間。立刻叫茶房備了酒菜上來。和玉笙對面坐了。再暢飲了一會。黃髯把筷敲着酒鍾。對玉笙高唱着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的古歌。聲調悲壯。玉笙聽了。險把眼淚又挂了下來。到酒喝完以後。大家再吃了一些飯。坐着講了好多知己之話。等到案上的蠟燭盡了三枝。方始大家解衣登牀。一宿無話。

第四回 玉潔冰清癡郎呈肉體

帷燈匣劍烈士發奇謀

黃髯一手揭開了帳子。一手把玉笙輕輕的推着道。玉笙醒醒罷。玉笙醒醒罷。一連喊了幾聲。玉笙還是把頭攢在被窠裏。鼻息呼呼。睡個正着。嘴裏還不住的說些夢話道。娘娘太太啊。老爺少爺啊。做做好事罷。窮人是一天沒有東西吃了。黃髯聽着。微微一笑。把手指向他的嘴唇上一按道。這隻教化調。你是唱慣了的。倒在牀上也唱起來了。玉笙給黃髯把嘴一按。自然醒了過來。把眼睛一揉。向四下裏一望。原來是暈在一間很清雅的房間裏。黃髯還坐在他牀沿上。向他笑個不住哩。玉笙把剛纔的夢境一想。一個心還忐忑的跳蕩。本來玉笙做的夢。還依然是一個乞丐夢啊。直到醒來。方始明白。他昨天已經是給黃髯救了。不再做丐兒了。黃髯還嘻嘻的把玉笙的夢話學着。向玉笙唱個不住。玉笙弄得忸怩非凡。掉轉了半個身子。把黃髯的手握着道。髯兄。你不要再這般的唱了。倒是給門外人聽了。怪不好意思的。黃髯就立刻不唱了。只把玉笙的臂拉着道。我不和你打趣了。你快些披了衣裳起身罷。時候可是不早咧。玉笙果然

就坐了起來。慢慢的把一套新衣衫穿上去。黃髯看見玉笙的身子。浴了以後。皮膚嫩白得和女子一般。黃髯就又和他打趣起來。說道。你的名字怪不得要叫玉笙。你的一團精白的皮膚。倒真好像玉呢。玉笙聽着。嗤的一聲笑了起來。黃髯再說道。不知珍鳳閣的皮膚是怎樣。也和你一樣白白的麼。玉笙聽到這一句話。面孔漸漸的紅了起來。只管低着頭。把衫上的紐子一個一個的扣着。嘴裏總是不響。黃髯恐怕委屈了他。所以也不再說下去了。就立了起來。把房門一開。喊了一聲茶房。茶房明白是要洗臉水了。就連忙捧了兩盆面水。和兩隻嗽口盂來。還問黃髯今天吃什麼點心。黃髯說仍舊吃麵餅好了。我有朋友。可多做幾個來。茶房答應了。就把房門拉上。望外去了。這時玉笙已經把衣裳穿着整齊。和黃髯一同把臉洗着。大家盥漱完結。茶房又把點心送上來了。玉笙只見茶房捧的是一大盆的薄餅。和好幾塊的牛肉。玉笙心裏想這種東西。我到一向沒有吃過。是怎樣吃法的呢。茶房把東西擺在桌上。再把面盆漱盂收拾了去。黃髯就和玉笙一桌坐着吃這個點心。玉笙只見黃髯把牛肉向一塊麵餅裏夾着。

就送到嘴裏去了。玉笙也就依樣的吃着。果然是很有味道的。原來玉笙本是一個富家子弟。吃的總是細巧的。這種點心。自然是從來沒有吃着的。到後來流落了。每天能夠吃一些冷粥冷飯。已是非分。像這種東西。益發是吃不着的了。今天第一會吃着。所以分外覺得有味。倒一連吃了六七个。直到後來。這一盆滿滿的麵餅。竟給他們像風捲殘雲般的吃光了。黃髯還問玉笙道。你可再要吃麼。玉笙心裏真是恨不得再吃他幾個。嘴裏只好說不吃了。黃髯是不歡喜客氣的。所以也不再去看。大家就坐在房裏。隨意的講了一些閒話。你一句我一句的搭訕着。向窗外一望。太陽是直直的射在庭心裏。知是正午時候了。黃髯就向玉笙道。我們吃飯罷。玉笙正要回答時。候的房門開了。跟着就跑進來一個人。這個人並不是他。就是茶房啊。茶房進來以後。就問兩位可要吃中飯了麼。黃髯說要了。茶房就去拿了一大壺的酒來。還有四隻碟子。這個茶房知道黃髯每飯必酒的。所以黃髯回答了一聲要了。他就把酒送來咧。就是四碟子菜。也是揀黃髯歡喜吃的備上的。大家吃了幾杯酒以後。黃髯突然把杯不言了好一

會。就是玉笙把話問他。他也是不響。只是兩隻眼睛直直的向屋梁望着。好像是轉念頭一般的。玉笙只好也默默地不聲。只管自己吃罷了。玉笙正在吃的時候。黃髯忽然從懷裏淘了好多的錢鈔出來。望玉笙的手裏一塞道。你吃罷飯以後。你到珍鳳閣那邊去逛一會罷。玉笙真弄得摸不着頭腦起來。連忙把錢鈔向檯上一擱道。髯哥。今天你是吃醉了。黃髯道。我那裏會吃醉呢。吃了三四杯酒就要醉。也不算是好漢了。玉笙就道。你既然不會吃醉。爲什麼拿了許多錢。要教我再到這個魔窟裏去呢。黃髯正色的回答道。我自有我的道理啊。你只管去就是了。玉笙聽了他的話。倒好像是教自己去幹一樁正經事兒一般。越發是弄不明白咧。所以只是噤着嘴。向黃髯皺着兩眉不作聲。黃髯笑道。停一刻你去就是了。懷疑什麼呢。玉笙搖着頭道。我墮落到這般地步。不是珍鳳閣這個黑心的毒娼害我的麼。我現在真把他當做是蛇蝎咧。偶然提着他的名字。還覺着一百二十分的可怕呢。髯兄。我是再也不願意踏進他的門限的了。黃髯又笑道。我替你說。我現在教你去。我是有道理的。你何必要這般的膠泥呢。我已

經把你拯拔了起來。我自然是不忍再把你斷送下去的。這一層意思。難道你還不能夠明白我麼。玉笙把頭一點道。這層意思。我原是很明白的。不過你還要教我到珍鳳閣那邊去。我就不明白你是什麼用意了。黃髯就說。這個用意。你暫且不要去問他。到後來你總能夠明白的。玉笙道。你今不把用意說給我聽。真好似把我蒙在鼓皮裏了。髯哥。你就明明白白的告訴我了罷。黃髯也把頭一搖道。這倒是萬萬不可以的。玉笙看他這般情景。知道他是決不肯把用意宣布的了。所以也不便再向黃髯追求着。這時候黃髯再呷了幾杯酒。吃了幾口菜。仍舊兩隻眼睛望着屋梁。默默地想個不住。停了好多辰光。他方始再向玉笙道。你此刻換上了這一套新鮮的衣服。袋裏還飽飽的藏着許多錢鈔。跑到珍鳳閣那邊去。他看你這般的闊氣。自然不敢再教龜奴推你出去的。並且還要非常的向你獻媚呢。你就應該也假意的和他恩愛。做出一種不念舊惡的樣子來。千萬是不可以把淡漠的形色去對他的。你可要留神啊。玉笙道是了。黃髯接着說道。再有他問起你現在的狀況來。你只要說你今是被一個貴人姓黃的提

拔了。這個黃貴人也是開布號的。他家裏共有幾百萬財產。真是一個大富翁啊。我是
 在他店裏做管賬的。所以每月的收入也很寬裕呢。你只要這般的吹牛好了。萬不可
 以把實情說出來的。就是在吹牛的時候。說話也要謹慎。前後總要貫串的。切不可
 露出馬脚來呢。就是你一切舉動。總也要把架子擺到十足。活像一位大字號裏的賬
 房一般。不要再寒酸了。玉笙道是了。我一定能夠照你的話做去的。黃髯還帶着笑臉
 說道。倘使珍鳳閣今夜裏留你住呢。你今夜可以不再回來。儘在那邊翻雲覆雨的玩
 一個暢快好了。到明朝歸來不遲。不過你在夢裏。不要再唱出娘娘太太老爺少爺的
 調門來。倘是給枕畔的人聽見了。害他的櫻桃小口。也要笑歪的。黃髯說到這裏。格外
 呵呵大笑起來。說的玉笙真是慚愧。只好掉轉了頭。望着窗外。假裝出一種很自然的
 樣子來。一面回答黃髯道。住夜我是一定不的。黃髯道。這倒也是不妨的。他留你住。你
 大可以一住。雲雨的時候。你還要用足精神。辣辣的戰一陣。給他一個利害。就是他極
 聲哀求。你仍要斬關直入。殺出一條血路來。總不要輕放他纔是。倒把你以前所受他

的冤氣。也可以稍稍的洩出些哩。玉笙聽了黃髯這一派話。也掩着口好笑起來。還輕輕的說道。髯兄好了好了。不要再說下去了。這種洩冤方法。我真是破題兒第一遭聽見呢。虧你老哥聰明。倒替我想出這般的好方法來。只可惜我是一個積年敗將。再也沒有斬關直入的本領哩。黃髯聽了玉笙的話。倒也着實好笑起來。玉笙就說。我們吃飯罷。黃髯說好的。玉笙就喊茶房把飯拿來。玉笙因爲吃了酒的緣故。只吃了半碗飯罷了。倒是黃髯還吃了四大碗。已經算比着平常是少吃的了。吃完以後。黃髯就把桌上的錢鈔。再交給了玉笙。玉笙收了。說恐怕帶的太多罷。黃髯道。你儘拿去使用就是了。這些臭東西。放在袋裏本是很可厭的。把他揮霍完了。倒落得我一身乾淨。玉笙聽他這般說。就把錢鈔一起自己袋了。黃髯就說。你現在也可以慢慢兒的踱到中軍弄裏去了。我今朝身子是很乏。所以想不到外面去呀。停一會要是時候早。你回來吃夜飯。就是倘是那邊留住你。你明朝早些歸來罷。玉笙答應着去了。黃髯一個人只是坐在房裏亂想。他想天下的人們。除了一輩貪官污吏以外。也算娼妓的心。是最毒了。普

天下的娼妓。像珍鳳閣一般的。也不知有多少。那裏能夠把他摧除盡淨呢。就是像江玉笙一般的人。恐怕也非少數。江玉笙幸兒還碰到了我。否則他就要終生墮落了。不過玉笙還是一個讀書人。所以他現在是非常覺悟。能夠把案子看得同魔窟一般。現在終算回頭是岸。不憂將來再要墮落的了。還有一輩給毒妓迷惑到至死不悟的人。真是可憐極了。能夠立刻覺悟。像玉笙一般的。能有幾個人呢。像姓陸的。因為欠了嫖債的緣故。就給珍鳳閣生生打死。倡妓的手段。真是很極了。嫖客的下場。也是慘極了。所以我現在決定要把珍鳳閣除掉。也算替濟陽一縣趕掉了一隻害羣之馬。就是天下許多像珍鳳閣一般的毒娼。也可以生一些畏懼之念咧。天下不平的事。本來到處都是。我一個人萬萬是不能夠去把他盡平的。但是我要是見着一樁不平的事。我總要儘力去抱一個不平。那麼天下好多不平的事。就少了一件咧。雖不能說是大功。究竟還是一個小益。倘是天下的人。能夠有千百個像老夫一般。天下不平的事。就少了千百件咧。再進一層想。天下的人。倘能全像老夫一般的情性。天下可就沒有不平的

事咧。但是天下的人。又那裏能夠都像我呢。他想到這裏。肚裏真是悶鬱不堪。就浩聲的嘆了一口氣。把房門緊緊的關上了。再從箱裏把隨身帶來的一口寶劍。取了出來。彈弄個不住。手裏雖是弄着劍。心裏還是憶着玉笙。想玉笙到底是有意氣的人。所以他總不願意再見珍鳳閣。今天違不了我的意思。只好去了。但是他的神情。真是一百個不告興呢。不過他還不能體念到我的苦心罷了。好在他將來是總要明白的。至於那個珍鳳閣呢。今天見了玉笙。看他這般闊綽的情形。自然是要換上一副笑臉。分外的獻些殷勤了。幸兒玉笙早已把他恨得牙癢癢地。這會去。還是我逼着勉強去的。他的主意。自然早已擺定。再也不受這個狐媚子的謊騙的。倘是換上別人。多分還要受他的迷惑。弄到重墮孽障哩。黃髯把劍弄了一會。重新將他藏到了箱裏去。這時天是黑了。黃髯把案頭的燈點了起來。只是把手撐着下頷。靜坐着等玉笙。直等到吃夜飯時候。還不見玉笙來。茶房倒又來問夜飯了。黃髯心裏想。今夜珍鳳閣或者要留玉笙的。玉笙是照着我的話去幹的。多恐是不歸來咧。他心裏想。嘴裏就說好的。你先把酒

拿來罷。待到酒拿來以後。黃髯倒並不像尋常一般的牛飲。只是慢慢的斟酌。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恐防玉笙還要來。不如把酒慢慢兒的喝。再多等他一刻。他或是歸來時。夜飯沒有吃。我還可以同他同吃咧。黃髯對於落魄的玉笙。竟還能夠體貼到這般地位。真不愧是一個湖海奇俠。不過江玉笙這夜是給珍鳳閣留住咧。這時候。他們倆早已雙雙的攢到銷金帳裏的鴛鴦被底去了。

第五回

逞慧心慧媚慧言

露醜態醜醜搗醜叫

這天玉笙別了黃髯。懶洋洋的望中軍弄裏跑去。心裏真不明白黃髯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這一會硬要教我再到珍鳳閣家裏去。究竟是甚麼用意呢。他一路很狐疑的想着。不知不覺中軍弄已經到了。他抬頭向兩旁人家一望。覺着一切景象。還是依然如舊。只是他自己倒是歷劫滄桑了。不免就噓着一口氣。一步一步慢慢兒的踱到弄裏去。跑了不多路。珍鳳閣家裏到了。玉笙就把精神一振。架子一搭。神氣活現的搖擺進去。門裏一羣龜奴。正在緊着賭博。眼見有一位貴客臨門。大家都立了起來。跑來迎候。

再向這一位貴客的面貌一相。不覺都面面相覷起來。各人心裏想這一個不是已經做了乞丐的江玉笙麼。怎的今天又驀然衣服輝煌的來嫖院了。一定他現在又是發了財了。大家就立刻跑前去向玉笙請安。喧嚷着說。江少爺多時不見了。玉笙只是好像沒有聽見一般。仍舊大搖大擺的望裏進去。一個龜奴連忙搶前一步。跑到珍鳳閣房間門前。湊着繡幙。伸直了喉嚨喊道。珍姑娘。江少爺來了。珍鳳閣正是一個人坐在房間裏嗑西瓜子。耳邊忽然聽着江少爺三個字。自然不免一震。總還疑惑不是玉笙。恐怕是別的客人罷了。他連忙立了起來。對着鏡子把鬢髮用牙梳掠了一掠。再用手巾把嘴唇匆匆的一抹。就揭起繡幙。走到幙外迎客。一會兒就見一個娘姨。伴着一位貴客。向前步步從容的走來。這位江姓貴客。不是別人。正是他以前的舊相好。後來做乞丐的江玉笙。珍鳳閣一瞧。並不十分發呆。他吃的是窩子飯。肚皮裏的心思。最是乖巧不過的。他只把一雙盈盈地像秋水般的眼波。向玉笙上下一打量。看他穿的一身行頭。沒有一件不是全新的。珍鳳閣早料到玉笙這一會重進此弄。不是做乞丐的了。

一定是近來又暴富起來咧。他就笑咪咪的跑上一步。招呼玉笙說。江大少。你來了麼。玉笙遵着黃髯的叮囑。也就假意做出親熱來。忙笑着道。珍鳳。是呀。我近來很牽掛你。所以馬上要來望你。珍鳳閣回答道。謝謝大少的厚意。珍鳳是一個下賤女子。累大少牽心掛腸。真教我不敢當。大少面前。我一向少侯。這就是我應該向大少請罪的。我做着這一樁行業。東奔西跑的出去應酬客人。總想是撈幾個苦命錢。騙一碗飯吃。大少那邊就沒有來。總要請大少原諒。纔是。珍鳳閣大少長大少短的說上了一大篇。兩人的脚。早已跨進了房門了。玉笙就隨意在一張紅木椅上坐下。娘姨把茶捧上。就此退了出去。玉笙將茶盞捧起。把嘴湊上去呷上幾口。就對珍鳳閣說道。珍鳳。你和我也是很熱的了。何必要這般客氣。你說一响少侯。但是當時我在街頭做着一個乞丐。你是本地一個有名氣的倌人。教你怎樣來候我呢。我和你向來是好像自家人一般的。這些不實在的客氣話。還是不要說罷。珍鳳閣就把檯上菓盤裏的餅菓。爬了一把。放在玉笙的面前。玉笙就拿了一些吃着。珍鳳閣也吃着。一邊吃。一邊向玉笙說道。大少。

你現在已經是不喜歡說不實在的話。我就要和大少說老實話了。當初大少落難的時候。也曾到我這邊來過一次。就是在路上。也曾經碰着一會。我當時總沒有幫助你一些。或者你心裏要懷恨我。不過我心裏實是存着一個意思。我是很情願你吃這一番苦。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為我記得我們唱的書裏頭。有好多個年輕公子。總要落一會難。遭一番磨折。他纔肯發很向上。所以起先做乞丐的。後來就中狀元了。要是這些古人。當時他們在落難的時候。倘是就有人去拯濟他。他非但後來不能中狀元。還依然是不知甘苦。到底仍舊是弄不好的。我以前和你認識的時候。我就相你一表非凡。將來一定是能夠做一番事業的。不過生的兩條眉毛。稍嫌湊得緊一些。就料大少。還不免要受一番磨折。後來你果然落難了。我就以為你這一番苦。是應該受的。到後來方有好日。所以我就立定了念頭。不來助你。待你經一番苦以後。得意了。自然大少不忘你我一場恩情。總也仍舊要我這邊來的。等你來的時候。我再把我的心迹表白不遲。現在我的揣測是中。了。大少經了一番苦。果然是肯向上。了。居然是很得意的來。

瞧我。我就把我望你向上的苦心。說了出來。想大少聽着。總要歡喜我呢。玉笙聽了珍鳳閣這一大篇能夠自圓其說的誑話。心裏暗暗好笑。着實佩服珍鳳閣口才好。心思聰明。能夠把一樁極惡的罪孽。倒說得這麼正經。照他這們的措辭。珍鳳閣竟不是一個惡倡。實是一個俠妓了。玉笙雖明白珍鳳閣說的是假話。不過只好假意的感激道。珍鳳啊。你真是我的一個知己的人了。你竟有這一般的見識。就是我們做男人的。還及不來呢。我現在方始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現在能夠有眼前這一天。到底還要感激你以前不行小惠的一番恩情。我現在方肯發憤向上。再有這能夠得意的日子。我真是感激不盡的了。玉笙說到這時候。忽見珍鳳閣眼睛一紅。淚珠兒簌簌的落個不住。一面還用手巾擦着。但是那眼淚落得益發利害。竟是淚痕滿面。教人看了。好不傷心。看官們。你知道珍鳳閣的眼淚。是真的麼。不是。實是假的。他們手巾的角上。每每放上一些薑汁。要是向嫖客假哭。他只要把有薑汁的手巾一角。向眼眶裏一捻。眼裏觸着一般辣。眼淚自然是不住的流下來了。這是做妓女的向嫖客假哭的一個祕決。真

官們倘有喜歡在酒綠燈紅的娼樓裏跑跑的。如見妓女哭了。千萬不要受愚。他們不過費上一些薑汁。你們就把皮夾裏的鈔票。一捲一捲的去塞到他褲袋裏去。這是不值得了。當時玉笙見珍鳳閣哭了。心裏自然納牢起來。忙問哭什麼。珍鳳閣抽咽着說道。不過我想起大少以前落難的樣子來。就不免要替大少傷心起來。玉笙是不懂他們假哭的祕決的。雖心中明白珍鳳閣是裝腔。但是他哭的真像。并且還確確鑿鑿有一個一個淚珠兒吊下來。引得玉笙真也傷心起來。一副真淚。倒給珍鳳閣的一副假淚引了下來。大家就嗚嗚咽咽的哭着。珍鳳閣的鴛母小眼老七。本在隔廂裏竊聽着。聽了他兩人講的話。就料到這一會江玉笙來。一定是不是乞丐了。并且是很得意呢。他趁着他們倆在房間一個真哭。一個假哭的時候。就跑出了隔廂。撞了進去。假意去喝止珍鳳閣道。阿珍。你也這般小孩子脾氣。江大少這會來了。你正應該和他快樂一場。怎的大家哭起來了。阿珍。你快些不要哭。你看江大少也不哭了。小眼老七說的話。真是靈驗異常。只要他三言兩語一說。珍鳳閣果然立刻止着不哭。一面小眼老七

再去勸玉笙。玉笙也就收淚了。他見了小眼老七。心裏更覺惹厭。表面上却沒有怎樣。小眼老七把他們都勸住了。就在一旁趁勢坐下。一樣的向玉笙嚼了一些假話。就問玉笙現在在怎麼地方得意。玉笙自然就照着黃髯教他的一番話。吹起法螺來。他說。我現在是在一片大布號裏當着一個管賬。每年的進賬。倒也不差。開店的老板。是姓黃。家當很大。大約摸有到幾百萬呢。小眼老七連忙和調道。可不是啊。黃老板在本地名氣真是大得很。差不多本省裏有錢人家。要讓他做一個大拇指了。小眼老七說着。就把大拇指翹了一翹。向珍鳳閣道。這一位大富翁。想你也知道的罷。珍鳳閣也忙着和調道。可不是啊。我也常椿聽人說。他家私正大。連馬桶溺壺。都是用金銀百寶嵌鑄的呢。小眼老七忙把舌頭噴噴的咋着。一面就向玉笙拱手道。江大少。你逢着這一位大財主。你正前程無量。節節高。步步高。將來我在你家裏做一只狗也是好。玉笙聽了。自然笑了起來。就是珍鳳閣也嫣然的一笑。小眼老七接着又說。江大少。我們阿珍年紀還輕。一切總望你常來照應。纔是。不知道這位黃大老板。也歡喜到我們這邊來逛麼。

喔。這邊地方齷齪。恐怕他貴人是不肯光降罷。像他們家裏撒污撒溺的東西。尙且講究到這般地步。旁的東西。自然是不必說了。像我們阿珍牀上的衾褥。在我們看起來。算是很講究的了。倘給這位大老板瞧見了。恐怕還要嫌着骯髒。不肯和我阿珍一個枕頭上。同覺呢。珍鳳閣聽到這兒。煞是害羞。就把粉頸一扭。對小眼老七嬌啐了一聲。兩片粉頰上邊。就升上了好幾朵的紅雲來。錫着雙眸。向玉笙睨了一眼。就把頭慢慢兒的低了下去。儘自伸了十個纖指。把衣角拈弄着。小眼老七却還瞇着他一雙小眼睛。嘻嘻笑個不住。玉笙就說。這倒也未必。就是珍鳳閣剛纔的話。也恐怕是外界人造出來的。黃老板家裏雖有錢財。人倒是很樸實的。他着的衣裳。簡直和土老兒一般。要是他踏上你們門裏來。一定還要給你們的相幫攆出去呢。小眼老七就說。豈敢豈敢。他貴人倘是有空。大少陪他來逛逛。就是不過阿珍年輕不懂事。一切還要你大少向這位黃大老板包瞞啊。玉笙微微的笑道。你又要來和我說客氣話了。像珍鳳閣那標緻。難免他老娘家一見愛上了。就要娶他去做如夫人咧。小眼老七假做謙虛道。像我

們阿珍樣的女子。恐怕是不配罷。我看他還沒有生着這種福氣呢。玉笙聽了。恐珍鳳閣受委屈。就插着說道。珍鳳閣現在是我的人了。就是黃大老板要討他。我可不能依。說着對珍鳳閣笑了一笑。珍鳳閣倒也沒有話回答玉笙。也是一笑罷了。倒是小眼老七要曲盡趨奉。忙拍着手加道。好的。你們竟背着我把我結爲小夫妻了。我今夜裏就要向你們討一杯喜酒吃。方纔和你們干休。倘是不給我一個東道。你們在被窠洞裏。休想快活。小眼老七這般的任情胡說。就是珍鳳閣聽了。也着實動心。弄得面孔是越發紅。眼睛是益發錫了。坐在椅子上面。周身覺得酥軟。連坐也是坐不住了。恨不得一倒身就偎在玉笙的股上睡着罷。但是小眼老七在着。又似不便。玉笙見小眼老七這般的做腔。愈加覺着可厭。就假做着一副笑意說。你原來跑來是要想討一桌酒吃。這算得什麼。好在現在天也夜了。你就叫廚房裏去開一桌來。就是小眼老七見玉笙這們的闊氣。心裏益發開心。忙答應着奔了出去。小眼老七剛纔掀幕奔出。玉笙和珍鳳閣就驀地聽見小眼老七在弄堂裏怪叫了一聲阿噲。接着又聽見訇的一響。却不知道響的是

什麼。

第六回

衾底麝膺香暗送輕輕暖暖

枕邊鴛瑣印深留惜惜憐憐

玉笙和珍鳳閣一聽見外面起了怪響。嚇的都跑出來瞧。只見小眼老七橫躺在地上。阿噲阿噲的叫痛。一旁還有一隻鉛桶倒着。桶口裏的水。汨汨的流了出來。把小眼老七全體都浸濕在水裏。玉笙忙把他扶了起來。問他怎樣跌的。小眼老七兩隻手摸了屁股。皺着眉兒說道。不知那個天殺的。把一桶水放在這邊。恰恰我要緊奔出去。招呼廚房。沒有留心。地上有東西。直望前奔。給鉛桶一絆。就此跌了。說着重把屁股摸了一會。喊痛不住。周身的水。還一滴一滴的淋着。珍鳳閣就說。媽。你立在這邊做什麼。快去把濕衣換了。再去招呼廚房不遲。小眼老七給珍鳳閣一語提醒。忙摸住了屁股。阿噲阿噲的喊着。跪去換衣裳去了。珍鳳閣和玉笙也就仍舊回到房間裏去了。珍鳳閣不住的撫着他一雙小手。笑着對玉笙說。好啊好啊。他的嘴本是忒煞尖利了。現在跌痛了他的屁股。也算是他自作自受。玉笙道。珍鳳。你不要這般吵着。留心給你媽聽了。挨

打珍鳳閣果真不再拍手亂說。仍舊大家坐在桌旁。任意的講上一些不關緊要的話。一會兒娘姨跑進來。把一盞遮着絡繹的洋燈點了。燈光一絲一絲的斜射下來。照在珍鳳閣的醫上。照得他的龐兒。嬌滴滴越顯紅白。玉笙呆呆坐在椅上。對着珍鳳閣雙醫癡視個不住。心想像珍鳳閣那般的標緻。莫怪有好些人因爲了他。就此喪身破產。就是我也爲着他。鬧到了行乞的地步。他一副美貌的魔力。要算是大極了。我恐怕不論什麼方正的人。給他一迷。就是柳下惠重生。也沒有不入彀的。就是黃髯見了。也許要心醉的。我現在雖是恨他。但是對於他的俏龐兒。還是愛着。玉笙正在飽餐秀色的時候。這個惹人厭的小眼老七。却又換上了一身衣服。跑進來了。兩隻手依然還是摸着了屁股喊痛。珍鳳閣睇了他一眼。就笑着說道。媽。你不要再裝腔做勢了。你的屁股就是真的痛。這位江大少也沒有方法來教你不痛。小眼老七果然釋下了手。再也不叫着痛。只是斜了他兩隻小眼睛。覷了珍鳳閣一眼。猶笑了一聲道。嘿。阿珍。算你的屁股痛了。有江大少用方法來治你不痛。你就來驕着你老娘。真教我氣死。說着再向玉

笙覷了一眼。玉笙正嫌他說的話猥褻。所以一響也不響。閉着眼集。假做是養神一般。小眼老七以爲他是真的養神。就不敢再打攬着。只和珍鳳閣噉噉的咬了一會耳朵。就悄悄地掩了出去。玉笙聽他出去了。方始把眼素一張。重和珍鳳閣談着。正在談得得趣的時候。小眼老七倏的又闖了進來。狂聲的叫道。哈哈。我要來吃喜酒了。說着背後就有幾個廚子。捧着酒菜進來。齊齊整整的一樣一樣擺在席面上。小眼老七就請玉笙正中坐着。再叫珍鳳閣在一旁陪着。自己也坐了下來。一會兒却又立了起來。把手自己擱着自己的耳光道。老昏賬。他們倆小夫婦要歡歡喜喜的吃幾杯酒。你也老着面皮挨下去。不怕他們背地裏罵你討厭麼。小眼老七一面自己擱着。一面就掀幙踱出去。玉笙見他去了。心裏煞是快慰。嘴裏却假意說道。噲。我請你吃喜酒。你倒不吃。跑到那裏去啊。小眼老七聽了。忽然又返身進來。跑到席旁。就玉笙面前擺的酒杯裏。呷了一口。再把筷拿了。夾了一口菜吃着。就再望外走去。嘴裏的菜還沒有嚼完。含含糊糊的說道。算了。算了。喜酒就此我算召光了。我碰在你們一邊。你們一定是要

討厭的。還是讓我走了。你們就好稱心一會。玉笙聽了。也不回答他。小眼老七只好真的去了。玉笙因爲面前的杯筷。已經給小眼老七用過。就另外換上一副。和珍鳳閣兩人登在房間裏。淺斟低酌起來。珍鳳閣執着壺。儘把酒敬着。玉笙就一杯復一杯的爽飲。就是珍鳳閣酒量也好。所以他自己也喝了不少。頰上就隱隱的暈上一道紅痕。眼睛更是水汪汪的帶上一些媚意。玉笙對了。再也歡喜不過。就釋了杯。握住他的玉手。說道。珍鳳。你隨意唱一隻歌兒給我聽聽。等你唱完了。我再喝酒。珍鳳閣存心要迷住玉笙。留此一夜。所以他也不唱京戲。也不唱鼓詞。却立起來從壁上取了一只胡琴。自己拉着。嘴裏就唱了一隻夜想郎的小調。這隻小調。詞句既是穢淫聲調。更是柔靡。教玉笙聽了。一個心自然擺動起來。直到珍鳳閣唱完。玉笙一個魂已經不知銷到什麼地步。一個魄也不知蕩到什麼地步。不住的讚道。唱的好。唱的好。請你再唱一隻給我聽聽。珍鳳閣果然又唱了兩三支小曲。玉笙自然聽得格外歡喜。就也提起酒壺向珍鳳閣滿斟了一杯。說道。珍鳳。辛苦了。喝一杯罷。鳳閣忙把杯接了。呷了半杯。贖下的就

推到玉笙面前去。請玉笙。玉笙喝見杯裏賸的酒。上邊紅顏色的漾着一道脂痕。分明是珍鳳閣喝的時候。從嘴唇上面落下來的。玉笙忙捧了杯。把他一口喝盡。珍鳳閣再斟滿了送他喝。玉笙已是有些醉意了。就說。你捧着酒杯喂我罷。珍鳳閣竟自己一口一口的呷了把嘴去喂玉笙吃。玉笙就覺得從珍鳳閣嘴裏送到自己口裏的酒。味道格外是好。竟不顧自己已經是醉了。却仍舊儘珍鳳閣喂他。喝到後來。就醉到身不自支。趁勢向珍鳳閣懷裏倒了下去。珍鳳閣只好儘他在懷裏橫着。隔了好些時光。珍鳳閣見他還沒有醒。自己兩隻大腿。實是給他壓得酸極了。珍鳳閣就私地裏把他身上的衣服脫去。悄悄的把他抱到自己的牀上去。再把裏牀堆的一條繡着金鳳花紋的紅錦被。和他輕輕的裹住。再暗地裏將他的衣袋一搜。果然袋的錢鈔不少。珍鳳閣看了。歡喜不勝。就仍舊把他依然袋好。替他把一切衣衫。都掛到了衣架上。然後把房門關上了。自己坐在牀前一張小椅上。支了頭默默的想個不住。他想現在玉笙靠了一個大財主。又得意了。我現在自然應該格外的去逢迎他。要他歡喜。那麼他袋裏的錢。

自然又可以慢慢兒的搬到我的袋裏來了。他正在出神的想。却聽見玉笙在牀上翻身。的聲音。珍鳳閣明白玉笙的酒意。已經是漸漸的要醒了。他連忙把洋燈吹熄了。重新在靠牀的半桌上。點上了一枝紅燭。自己再把外衣卸個酒淨。也就爬到牀上。這時候已是半夜裏了。玉笙的酒意。果真醒了一半。他朦朧朧的看見自己是躺在錦帳裏面。忙再定神一看。只見珍鳳閣也坐在枕旁。燭光從帳縫裏透進來。照在他的鬢上。真是明豔如仙。額角上還蓬蓬鬆鬆的披着一些秀鬢。愈覺是掩映有姿。上身只穿着一件淺綠色小衫。當胸幾個鈕子都是解着。把堆雪般的酥胸露出些些。項裏還掛着一塊金鎖片。貼在白白的胸脯上。更自動人。下身也只穿着一件通紅的短紗褲。褲管短的還不能齊膝。這紗質是薄得很。所以就和不穿一般。這時珍鳳閣還是坐着。在玉笙枕畔。像是沒有覺着玉笙醒的樣子。只是低了頭。把脚上的一雙小襪。慢慢兒的卸却卸完了。就把身子一橫。也向被窠裏挨了進去。玉笙頓時覺着有一縷不知什麼香味。直透到他的鼻管裏去。他的一個心。經着這香味一熏。就骨碌碌的忐忑跳蕩個不

住。加着珍鳳閣暖窩窩的身體。偎在自己身上。更覺着周身都麻了上來。玉笙就把頭向外一側。珍鳳閣正是對着橫着。兩人的面孔。恰巧對個正着。玉笙就湊到珍鳳閣面前。親了幾個嘴。珍鳳閣只是把眼睛微微的閉着。儘玉笙去親他的嘴。自己也並不湊上去。却總是不動的臥着。玉笙就再從被窩裏把他的玉軀搖了幾搖。珍鳳閣也儘他搖擺。自己還是不動。隔了一會。珍鳳閣是漸漸兒睡着了。他鼻管裏一般暖氣。微微的輕輕的送到玉笙的面孔上去。玉笙受着。真是好像觸着電一般的。面上的皮膚。也發起粟來。加着珍鳳閣觸體俱靡的香肌。又是軟。又是香。撫摩着真好像一塊潤玉一般。他現在睡着了。玉笙竟不忍再去弄醒他。只是想着以前和珍鳳閣認識的時候。他的身軀。還沒有這般潤滑而肥白。現在看了。比以前是益發可愛了。但是我總料不到今天還能和他一牀睡。眼前的情景。不要還是一場夢罷。他想到這兒。就伸手把自己的腿捻了一把。方相信夜確是又和他睡在一塊了。倒不是夢啊。像他這般姿貌。我自然是很愛憐他的。但是他的心。真和蛇一般毒。所以我現在也只好當他是一個可愛的

玩物罷了。玉笙再想到這兒。就又伸起了手。撫摩賞玩不止。隔一會珍鳳閣却翻了一身。半個身躺。都壓到了玉笙的身上去。玉笙不免向裏把身一縮。珍鳳閣又是翻了一身。依然把身軀壓在他身上。玉笙恐怕驚醒了他。所以也儘他壓着。好在他的小身軀。又軟又輕。壓在身上。非但不覺其重。倒好像是蓋的一條天然被頭一般。熱烘烘分外稱體。約摸再停了半點鐘光景。珍鳳閣也是醒了回來。覺着自己半個身體。却送在玉笙股上。自己心裏不好意思。忙自縮下了一些。再從燭光微微裏向玉笙偷眼一睇。見他還沒有睡着。珍鳳閣也不問他怎麼還沒有睡着。只是笑了一笑。玉笙也是笑了一笑。隔一會兒珍鳳閣方始問玉笙道。我身上的短衫小衣。是你代我脫去的麼。玉笙說。是的。你睡着的時候。我和你脫去的。因為我睡着的時候。你也曾替我把衣衫脫去。所以我也這般的來報答你。珍鳳閣噙的笑着再問道。但是我頸上掛的金鎖片呢。想也是你代我卸去的了。玉笙道。也是的。我因為你掛着這個勞什子。壓在身下。你肉上就給他印着一些痕子。我恐防你痛。所以把他摘下來。塞在枕頭底下了。珍鳳閣聽了。

煞是歡喜。就把自己的身體緊緊的去貼着玉笙說道。你愛我到這般的地步。教我這
樣報答你呢。玉笙笑道。你就只要這般的報答我就是了。珍鳳閣忙問道。什麼叫做這
般。我可不懂。說完把玉軀擦着玉笙的股上。扭了三扭。玉笙禁不住擁了他。說了一聲
這般就是這般啊。一話未畢。玉笙早已和珍鳳閣顛鳳倒鸞起來。

第七回

扭頸淺睇耳環微顫

振喉高呼頰鬣奮張

這夜黃髯獨自一個人坐在房間裏。把酒慢慢兒的喝着。想等玉笙回來。和他同飲。但
是等了好多時候。總不見玉笙歸來。他知道今夜裏玉笙是給珍鳳閣留住在那邊。不
歸來的了。他把酒喝罷。就推上房門睡咧。直到明朝將近正午時辰。玉笙方纔興抖抖
的趕回來了。黃髯忙起迎着笑道。玉笙。昨夜鳳味如何。玉笙面上禁不住紅了起來。很
忸怩的回答道。髯兄。你又要來和我打趣了。昨夜裏我因爲是多吃了一些酒。身子有
些懶軟。怕再跑回來。所以只好住在那邊了。黃髯就說。這倒也沒有什麼。我所要緊明
白的。就是昨天珍鳳閣待你怎樣。玉笙忙把珍鳳閣自辯的一篇話講給黃髯聽。黃髯

聽了。把他滿頰的髯鬚捋了一捋。似笑非笑的說道。那個小姣子。要算是聰明極了。你聽他這一番話。不但把自己的罪孽。辯飾得一些都沒有。倒好像是對於你流落了一些都不幫助你。還是他給你的一個大惠一般。不知道你聽了他的話。果真是想信他麼。玉笙道。他說的自然盡是假話。我豈至於受他的欺騙呢。玉笙說罷。再把珍鳳閣和小眼老七趨奉他的情形。也一五一十的講給黃髯聽。就是半夜裏珍鳳閣薦枕的情景。玉笙也是不諱的說得淋漓盡致。直待玉笙說完以後。黃髯方說道。像珍鳳閣這個女子。要算是一個尤物了。我雖沒有見過他。但是聽你說的話。他一切妖冶淫蕩的樣子。早已歷歷的如在眼前。也不要怪你們許多少年人。都爲了他。弄到這般田地了。就是你玉笙。雖然現在是十分的懷恨他。只恐怕你同他一牀睡了三天。你不但不再懷恨他。也許重要墮落到孽障裏去呢。玉笙笑道。我現在時候。他恐怕也不容易來迷我罷。黃髯接着說道。姘女當前。人家沒有不動心的。他要迷惑你。自也是很容易的。我且問你。昨夜裏你同他綢繆的時候。你心裏可再存着一個懷恨他的念頭麼。玉笙道。在

這個時候。老實說。我非但不存着懷恨的心念。還是非常愛着他呢。黃髯點着頭道。是啊。是啊。只要像這樣的三夜功夫。你這一條懷恨的念頭。恐怕早已冰銷雪融的了。玉笙聽了黃髯這幾句話。倒也塞住了口。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只說道。他的鵝母小眼老七。給我替你吹上了一番法螺以後。他們都當你是一個大財主。並且教我也領你到他家裏去逛逛。黃髯就說。我早也料到他們要這般說的。他們只要聽見家裏是富有的。他們自然是非常歡迎。因爲這輩人去逛窯子。他們就可以撈一票大支的錢了。珍鳳閣那邊現在要我去。我倒也要去走動走動。他們當我是大財主。自然是要格外的來趨奉我。讓我解解悶氣。開開頑笑。倒也是我很願意的。玉笙忙道。順髯。啊。兄。我望你不要去。珍鳳閣這般體貌。這般情致。饒你是一個鉄石心腸人。到那時難免不上他的鈎呢。髯兄。你快不要去罷。黃髯道。玉笙。你不要這般的替我着急。我不是像你們一輩年輕的人。着碰了一個妖嬈兒。就要糾纏不清。認起真來。像我呢。看見了這些窈窕窈窕的女子。就老老實實的化了幾個錢。把他買了來供我玩一下子。我以錢去。他以

貨來。就好像買賣一般。倘要教我也像你們直和蜜子裏女子講論起什麼恩情來。我就沒有這麼冤。所以你現在把珍鳳閣昨夜的情形詳細講了。我早也明白他的手段。是利害不過的。但是放他在股掌之上玩玩。就是我們男子最好沒有的。一件玩物。趁空兒我正不妨去玩他一個暢。玉笙聽了黃髯這幾句話。自是不好再去阻擋他。但是玉笙心裏却想。不要黃髯聽了我這些話。也就動了心了麼。他嘴上雖是說得硬。見了珍鳳閣以後。恐怕也要骨頭酥的。玉笙一面這麼想。一面還唯唯的答應着。這時已經是正午時候了。兩人吃罷酒飯以後。隨意講了一些閒話。黃髯就拉着玉笙說。我們到外邊去逛一會罷。玉笙就說。今天我身子很乏。我想就此休息一下。不出去了。請髯兄獨自一個人去罷。黃髯哈哈的笑着。用手拍了玉笙的肩上道。玉笙。昨夜裏你本也是忒煞辛苦了。你就不要出去咧。黃髯說着。就開着房門去了。玉笙今朝回來。竟是疲乏得不堪。就是和黃髯講話的時候。兩隻眼睛也不由的要閉下來。現在黃髯出去了。他就把房門拴上。爬到牀上睡去。橫下去不多時。早已鼾聲呼呼的響了起來。直睡到

天已經靠夜。他從睡夢裏聽得有碰門的聲音。把他驚醒了。忙爬下牀來開門。正是黃髯歸來了。只見他手裏挾着一個大大的包兒。玉笙就問他這裏是什麼。黃髯道。是買的衣服。因爲我要到珍鳳閣那邊去。衣裳總要新一些纔是。玉笙笑道。是吓。心裏想他的老興。倒也是着實不淺呢。此時黃髯已把身上穿的舊衣脫去。再打開了這個包。將買的新衣穿到身上去。然後自己細細的左右上下打量了一會。再問着玉笙道。這一身衣裳。可稱身麼。玉笙忙道。很稱身呢。黃髯就把新衣仍卸了下來。再把舊衣穿上。就叫茶房把夜飯備上。和玉笙同坐吃着。吃飯的時候。黃髯和玉笙說。明天晚間。我們就去訪珍鳳閣罷。玉笙仍是帶了一股笑意答應着。直到明天傍晚時辰。黃髯果又換了新衣。要玉笙陪他到珍鳳閣那邊去。玉笙未便違拗。也就同他一路的跑到中軍弄裏去了。路上黃髯有說有笑的。煞是歡喜。玉笙倒是很淡漠。心裏還很奇怪黃髯。想他是一個很豪俠的人。前次我把珍鳳閣的罪惡講他聽的時候。他是何等的義憤。現在却是亟亟的要去訪他。還特地換上了一套嶄新的行頭。好像是要想極力去結歡珍鳳

閣的樣子。我恐怕他現在是一定要變節的了。玉笙心裏這麼想着。脚趾兒早已和黃髯一同跨進了珍鳳閣的家裏去了。兩人直走到珍鳳閣的外廂。珍鳳閣已經笑盈盈的跑出來迎着。黃髯向珍鳳閣上下打量。只見他天生着一個白白的風蛋臉兒。兩條細細的眉兒。平貼在鬢雲的下面。一雙丹鳳秀眼。黑白分明。眼腔裏有着一條水線。脈脈的宛像是秋波一般。眼珠兒不住的向人睇着。把一些媚光閃閃的來勾人。一個粉鼻。不高不低的立在面部中間。位置擺得非常勻配。鼻的下面。一雙紅噴了的小嘴。真好說是櫻桃小口。只要微微的笑了。那一排整列着的瑤瑯秀齒。就從唇縫裏依稀的露出一些。那兩隻耳朵。肉廓厚厚的也像是搓粉做的。中間小小一洞。生上一些細白的耳毛。却一絲都沒有耳垢。廓上懸着兩個嵌着紅晶晶鑽石的彈簧金環。只要他的粉臉稍稍一扭。兩旁耳環上垂着的珠串。就一搖一搖的顫動起來。頸間衣領很短。雪樣的頸項。沒有一些的瑕痕。通體着的是一套黑衫褲。衣質薄的和蟬翼一般。中間襯的湖色的小馬甲。和一條黃地紫花的睡褲。都隱隱約約的顯了出來。衫的下角。還

露出了一條五色絲做的褲帶的縛結。緊緊的縛在肚上。好像是嵌在腰裏一般。褲管寬綽綽垂着。長裏是短得很。只過大褪罷了。足上套着一雙印花黑襪。質地比他的衫褲還要薄。連襪裏的膚色也紅絲絲的顯在外面。脚上着的兩隻綠地白花的綢鞋。顏色也是嬌豔非凡。再看了一看他全體的身材。不長不短。不肥不瘦。前後左右都具着一副玲瓏嬌樣。真好說是一個活的八面觀音了。黃髯打量完畢。却是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此時珍鳳閣也側着他烏溜溜的小眼珠。向黃髯瞅着。只見黃髯大大的臉兒。膚色烏黑。好像是一團鐵。兩隻眼睛更是大得異乎尋常。一張嘴闊的好比似一隻血盆。頷下滿生着許許多多的鬍子。黃澄澄的像是一根一根銅絲。這副形容。竟像是三國志所講的黑面張飛了。再看他的下身。穿的一身袍子。雖不講究。倒還是新的。袖子裏藏的兩根臂膊。上面長上了好多的濃毛。十隻粗黑的指頭。竟像十條蘿蔔一般。手背上的青筋。都暴露在皮裏。縱橫着滿生在兩手背上。再看他兩隻脚上着的鞋子。比了尋常人着的。竟要加大一倍。比了珍鳳閣自己的鞋子。就要大上五六倍。身軀的洪

壯。比着本地人還要魁梧。比了江南人。更要勝上了幾倍。這麼一個大漢。珍鳳閣瞅了。芳心裏很有些吃驚起來。但是心裏已知道他就是大財主黃大老板。所以一毫都不敢待慢。忙請他坐了。就問他道。老爺可就是黃大老板麼。黃髯笑着點頭答應道。是的。黃髯的聲音。本也是很大的。現在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裏說話。越發見得響亮。天花板上就隱隱有了迴聲。接着黃髯再說。你可就是珍鳳閣姑娘麼。你的名氣。本地地方是紅得很。我仰慕了好久。今天見了你這般的標緻模樣兒。果真名不虛傳的。是一個好姑娘。珍鳳閣忙歉虛道。我是生得很粗陋的。承蒙老爺瞧得起。把我這般的謬讚。教我很慚愧啊。你老爺的大名。我是早已聽見。只是沒有機緣和貴人相見。恰巧前天江大少到這邊來。說起他現在是在寶號裏管賬。我媽就求江大少。請老爺有空來逛。今天老爺竟肯枉駕。失迎得很。黃髯聽他像鶯聲般的嚙嚙說上一番客套。心裏也暗暗愛他聰明。就回說道。姑娘不必這般客氣。倒教我心裏是羞慚的。我聽姑娘的口音。好像不是北方人罷。珍鳳閣點頭道。老爺的話不差。我本是江蘇蘇州閭門人。黃髯道。我本

說你雖說的此地的土話。只是你的口音。還輕清非凡。像是南方人呢。南邊地方生的人。不論是男是女。面貌總是生得很秀麗的。像姑娘和我這位姓江的朋友。面貌都是非常漂亮啊。只是蘇州地方的人。比了他們杭州人。出落得更加是要美麗一些。就是說的話。也比別地方人好聽。只有我們北邊人。總生得醜貌怪形。給你們南邊人一比。真要愧死。像我這般形狀。更加是不必說了。珍鳳閣忙道。老爺你說那裏話。你的相貌。比衆不同。真是一副大貴相呢。黃髯正想接着說的時候。驀地裏從外面跑進來一個醜婦。直向黃髯跪了下去。碰了好幾十個響頭。嘴裏却是一句話都沒有。黃髯見了。正是奇怪起來。

第八回

求他輕些什麼此謔堪嗔

叫你怕到這樣彼狂可想

江玉笙就忙把這醜婦扶了起來。笑着說道。你又要這般做腔了。這醜婦已經爬了起來。還連連向黃髯作揖。再揚聲唱道。貴人在上。賤婢請安。貴人在上。賤婢請安。一連作了十幾個揖。還這般的唱了十幾聲。黃髯只是不去理他。旋轉了頭問玉笙道。這個癡

婆子算什麼。玉笙笑道。他就是本家小眼老七。來給你請安的。黃髯大笑道。哎吓。原來如此。也太做的引人笑了。說罷。更自呵呵的笑。珍鳳閣也在一旁把手巾遮住了嘴。吃吃的偷笑。只是小眼老七。還恭恭敬敬的端垂着手。像僵屍般的矗立在一旁。引得大家益發好笑起來。玉笙就說。老七。你這樣的立着。算什麼。快去罷。老七還是站着不去。嘴裏倒又唱道。未逢貴人之命。不敢望外就奔。他纔唱罷。大家都狂笑起來。珍鳳閣笑的儘是把手按住了肚子。連眼淚都笑了起來。黃髯面帶着笑。伸袖向小眼老七一揮道。去去去。小眼老七連忙答應。喏喏。急急的竄了出去。黃髯就住了笑。向玉笙道。這真算是什麼呢。玉笙道。他因爲你貴人光降。所以他就這般的恭敬起來。本來他是油滑不過的。你來了。他就這般的恭順起來。竟活像是戲台上的小花臉。教人瞧了。真要笑死。黃髯就對珍鳳閣道。我下會來。你教他不要這般。隨便一些。就是。珍鳳閣住了笑。答應道。是了。是了。他因爲老爺是第一會來。所以就這般的恭敬。下一會他自然是不再這樣的了。黃髯道。那纔是呢。自己當了本家。本說是對待客人。要有些禮貌的。不過

也不要裝出忒煞過分。教客人見了。非但心裏不喜歡。還反覺着討厭呢。珍鳳閣道。可不是呀。我媽年紀大一些。頭腦也有些發昏。所以他做的事體。十椿我倒有九椿看不過。我有時也總勸他。對待客人們。千萬要去惹他們的歡喜。不要去惹他們的討厭。就是前天江大少來的時候。他到房間裏來胡說亂講。不知算甚麼意思。在他自己或者算是來巴結江大少的。我恐怕江大少受了他的巴結。不但不心歡。倒還着實覺得討厭罷。玉笙道。那也沒有什麼討厭。不過我嫌他說話多就是了。珍鳳閣笑道。你嫌他說話多。就算是討厭他呢。你要是不去討厭他。又何必再嫌他話多呢。黃髯忙拍手道。真啊。珍姑娘的話。一些不差呢。玉笙也只好點頭笑着。對珍鳳閣說道。珍鳳。你的話不錯。不錯。珍鳳閣道。這也沒有錯。不錯。老爺和大少要是果真嫌他討厭。我以後就叫他不要來多話。就是黃髯忙點頭道。這倒也很好。我和姑娘認識了以後。一天熟似一天。免不得要和姑娘說了一些知心話兒。你媽在一邊。究是很掃興的。玉笙搶着說道。但是我坐在旁邊。你們或者也許要討厭罷。黃髯笑道。你又要作態了。你和珍姑娘前夜還

是幹的什麼。倒是又要說這些話來欺人。玉笙給黃髯這麼一話。面上就發紅起來。再看珍鳳閣。更是羞得不堪。只是把身子斜簽坐在一隻軟榻上面。把一條香氣陣陣的繡巾。儘是按住了嘴唇。吃吃的媚笑。那頰上的紅雲。早已一朵一朵的升到鬢角裏去。滿面紅的竟像蘋菓一般。黃髯見他兩人都有些害羞起來。不忍心再去委屈他們。就把別的話岔開道。現在我的肚子很餓。玉笙。我們打算吃夜飯罷。玉笙道。好的。他們兩人正在問答之間。珍鳳閣早已走出去招呼廚房。叫他們辦一桌半席進來。停一刻兒。廚房將酒菜配齊送了進去。黃髯玉笙鳳閣三人。就此分座坐下。珍鳳閣立了把酒敬了一過。大家就舉杯對飲起來。黃髯酒量大。所以珍鳳閣儘自提壺敬他。黃髯總是舉杯一飲而盡。喝乾了百十杯。臉上還一些酒意都沒有。珍鳳閣冷眼看了。熬是驚異。後來因爲是時候不早的緣故。黃髯只好含量吃飯。吃完以後。娘姨把手巾絞上。大家擦了一擦嘴。黃髯和玉笙方向珍鳳閣告辭。珍鳳閣堅留他們在此住着。黃髯說過一天再來住不遲。今夜是一定要回去的。珍鳳閣知道這位黃大老板是留不住的了。就做

一個眼色給玉笙。分明是叫他留着罷。玉笙心裏倒也有這個意思。只是黃髯在一邊不好答應下去。也就遞一個眼色給珍鳳閣。分明是和伊日語道。他在着。我不好留呢。珍鳳閣明白他的意思。就笑意盈盈的送着他們出去。還堅囑他們有空再來。黃髯答應道。我停兩天就來望你是了。珍鳳閣忙領着首道。好的好的。我就望你來。說着黃髯玉笙早已蹈下階沿去了。耳畔還聽見珍鳳閣嚶嚶的細聲。黃髯對玉笙道。珍鳳閣的是一個可見。像這般的體貌。這般的伶俐。難怪你們都一個個的落到他網裏去了。這種小姑娘。本也是很難得的。誰也見了要歡喜的。總不防他胸口裏藏的一個心。真是毒極非凡。竟比了強盜的心。還要很上幾陪。所以這種姑娘。也不好算他是人。簡直是把魔術來殺人的狐狸精。人們一近了他。休想活命。玉笙道。髯哥。你的話一些也不錯。想你以後也再不願意去見他了。黃髯笑道。這也不。我一定還要到他那邊去混廝。玉笙道。你的話真是奇了。你已經這麼說的他如此可怕。却還要去和他混廝。難道你是不怕狐狸精把你迷住的麼。黃髯笑了一笑。回答玉笙道。正是。你們年紀輕的人。就不

容去和他混廝。因爲你們確是要給他迷住的。我的法力高。能夠壓住他的魔力。不怕他用狐媚手段來迷我。所以我還要到他那邊去。和這隻小狐狸精頑頑。玉笙道。髯兄。恐怕你到那時候也要給他迷住呢。你的道力高。不知他的魔力比你還要高。到時候他的魔力戰勝了你的道力。你也就降伏在他的狐狸尾巴的底下了。到了那時候。我的話纔要驗呢。黃髯微微一笑道。好的。到那時你再看看罷。究竟是魔力大呢。還是道力大呢。我現在也不說空話。請你到了這時。再看我的神通如何是了。兩人一路走。一路瞎談。不知不覺間。已還到了自己住的客棧裏了。兩人都因爲是吃了不少酒。所以一進房間。大家就上牀睡了。自從黃髯這一天和珍鳳閣認識以後。他就時常一個人跑到那邊去混廝。玉笙心裏就很代黃髯着急。想黃髯本也是一個雄糾糾的俠士。現在一見了珍鳳閣。不但把以前恨他的心一齊銷蝕。倒還非常愛憐他。幾天不和珍鳳閣見面。嘴上就要常椿牽掛他。天下美人的魔力。真是非淺啊。要是黃髯再給珍鳳閣迷惑下去。黃髯一定要鬧到不得了。就是我也沒有依傍了。玉笙因爲恐防黃髯像

這般的迷惑着。所以有時黃髯從珍鳳閣那邊回來的時候。玉笙反時常勸他。但是黃髯依然是這般的鬧下去。有一天黃髯在珍鳳閣那邊吃罷了夜飯。竟是留戀着不去。不住的和珍鳳閣搭趣道。珍鳳。你可愛我麼。珍鳳道。自然愛你的。黃髯再問道。但是我。和玉笙兩人。你究竟是最愛那一個。珍鳳閣給他這一問。心裏就想。玉笙人生得漂亮。我自然是愛他的。你黃髯生得怪形怪狀。誰又來愛你。不過是愛你幾個錢罷了。珍鳳閣心裏雖是這般想。嘴裏却說道。江大少。我果真也愛他的。但是沒有像愛你這般利害。黃髯忙掀髯大笑。放出很滿意的樣子來。還趁勢把珍鳳閣抱到懷裏。偎着他的臉道。珍鳳。你既然這樣。今夜我就不去了。珍鳳閣聽他這般說。一個芳心。就勃勃的驚跳起來。想今夜他倘是不去。我要受他大大的一審痛楚了。但是看金錢面上。又來便拒絕他。只好說道。老爺今夜肯住在這裏。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事。黃髯就說。那麼。我們就此牀上去罷。說着就立起來。把房門一關。吹熄了火。抱着珍鳳閣。就此登牀。這時。小眼老七在隔壁廂房裏還沒有睡。他們倆講的一番話。他都聽在肚裏。知道今夜這位黃

大老板。竟肯落濕了。阿珍雖不免要受一場大大刺痛。但是從今以後。黃大老板和阿珍的緣分。又是深上一層。我們的進賬。就越發要好上幾倍。小眼老七越想。心裏越喜。一個人只是在隔壁暗暗快活。連睡覺都忘却了。所以這邊雲雨之聲。他却聽得清清楚楚。直到明朝天亮了。珍鳳閣將黃大老板送了出去。小眼老七忙跑進房間裏來。望珍鳳閣。只見伊雲鬢蓬鬆。星眸惺忪。秀眉添翠。嫩靨呈紅。獨自一個人坐在牀沿上。把被褥不住的翻弄。一見小眼老七跑來。忙把錦被將襯褥蓋住。緩緩的立起來迎接。小眼老七就走前去拉住珍鳳閣笑問道。昨夜裏我在隔廂裏聽見你不住的喊着輕些慢些。好像是和黃大老板告饒一般。不知你究竟要他輕些什麼。慢些什麼。珍鳳閣低了頭佛了一聲。佯怒道。只有媽舌頭尖。喜歡弄人難爲情。你不想想你自己見了黃大老板的樣兒。是怎樣。不怪自己的不好。倒只爲說人家的小眼老七給珍鳳閣搶白了幾句。再也沒有話回答。只好嘻皮垂涎的走了出去。珍鳳閣方纔喊娘姨進來。叫他把他把牀褥換去洗了。再叫了大姐進來。和他梳頭。頭梳罷了。廚房已把朝飯送了進來。珍鳳

閣却叫他們仍舊搬出去。說道：我現在不想吃。要吃再叫你辦來。就是廚子就把朝飯仍舊搬了出去。珍鳳閣重把大姐喊了進來。叫他到門口去吩咐說：今天倘有別的客人來。只說姑娘有病。不能接客。一概拒絕。就是大姐答應了出去。珍鳳閣就把房門砰的推上。把外衣卸了。重新懶洋洋的在牀上橫着。可是他的身子。真是委頓極了。橫了不多時光。早又睡着了。小眼老七在外面聽人說。珍鳳閣今天有病不接客。忙跑進來。瞧他。只見珍鳳着着小衫褲。側身睡着。小眼老七知他是昨夜過受創楚的緣故。深怕他這般睡了受涼。就替他輕輕的把一條淺如色的湖綢薄被蓋上。珍鳳閣翻了一身。又把被頭褪去了。小眼老七就再把他蓋了出去。再將被角緊緊的塞在他身下。就是他再翻身。也不至於褪却了。小眼老七把被塞好。剛想退出去時。忽聽見珍鳳閣低聲說道：黃老爺真叫我怕。我不要他再和我睏了。小眼老七聽了。笑了一笑。再跑到他牀下。想去和他說話。只見珍鳳仍是香息微微的鼾睡着。明白他剛纔兩句話。却是夢囈。

第九回 笑昨事俠髯拊掌

悔前非敗子回頭

且說黃髯住在珍鳳閣家裏的一夜。江玉笙一個人等在客棧裏。心中是非常納罕。因爲平常黃髯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到了天一夜。他總要回來的了。今天他不要又到珍鳳閣那邊去了罷。不過這時候也應該回來了。難道他今夜一樣的給珍鳳閣迷住了。所以就住在那邊不回來了罷。玉笙獨自坐着亂想。終不見黃髯回來。玉笙知他今天真的不回來了。只好自己一個人登牀去睡。直到明天早晨。黃髯方始急匆匆的跑了歸來。推開房門進去。只見玉笙還是一頭伏在枕上。呼呼的睡着。黃髯忙跑到牀前去。把他推醒。玉笙揉一揉眼睛。向帳外一瞧。見黃髯已是歸來了。就說道。髯兄。我昨天等了你好久。終不見你歸來。你究竟是到那裏去的。黃髯笑道。我是在珍鳳閣那邊呢。玉笙就說。我本也料到你給珍鳳閣迷住了。黃髯搖頭道。他倒未曾迷住我。只是我自己要住在那邊罷了。玉笙這時候聽了黃髯的話。忙從被窩裏豎了起來。大笑道。哈哈。珍鳳閣不迷你。你還要自迷起來。可知天下的英雄。碰着了一個佳人。那一副鐵石心腸。自然是要軟化起來。我現在倒也要回問你。昨夜的鳳味如何。黃髯把手不住的將

他慍上的黃鬍子。笑着回答玉笙道。哥舒翰雖帶的是半段槍。玉門關內。早經他衝了進去。殺一個落花流水。珍姑娘竟給我弄得哭起來呢。玉笙慢慢的披了長衣。從牀上爬了下來。聽見黃髯這般說。心知珍鳳閣是吃了虧了。倒着實替伊心疼。想黃髯究竟是一個不解溫存的壯夫。所以不免這般的殺風景。這時黃髯還不住的自誇戰功。玉笙就和他說笑道。你以前因爲珍鳳閣心很腸毒。害了不少人家。你就說要替我們一輩受伊欺騙的。及是給伊殺死的人。報一個大仇。難得你昨夜這麼一幹。就算是報仇了麼。黃髯給玉笙這幾句帶着嘲笑的話一問。倒並不說什麼。只是仍舊將髯笑着。玉笙也就不說甚麼了。大家含笑相對了好一會。玉笙方始又吞吞吐吐的向黃髯說道。髯兄。我肚子裏藏着一句話。久想對兄明言。只恐兄聽了不悅。所以我到今不敢提起。今晨我想趁兄在快活的辰光。就此說了。不知髯兄要聽不要聽。黃髯就道。我和你還有什麼客氣。你有話儘說就是。即使說的不對。也沒有甚麼要緊。你何必一定要做出這種娘娘腔來呢。教我看。看了你這般樣兒。心裏倒很是不爽快的。玉笙道。那麼。我就直

截說了。記我自從給兄從患難中救起以後。我心裏好說是沒有一時不感激的。總想得當以報。只是沒有機會罷了。玉笙說到這兒。黃髯就槍住說道。你自己剛纔說要和我直直截截的講話。怎的又要扭扭搥搥裝腔了。你心裏感激我。要想報答我。這些話你都不必說。我早也是明白的。玉笙就笑道。是了是了。我不再說這些話了。我是真的要直直截截講話咧。我自從跟兄住在這邊以後。也有好幾天了。天天飽飯無事。只是逛着玩着。我總覺着有些不好意思。不知我兄可有一個機會。給我到外邊去做一些事兒。我就是最情願的。因爲我這樣的一天一天混下去。究竟不是久計啊。黃髯點頭道。不差。聽你現在說的話。我全明白你的意思了。只是叫你現在出去幹別樣事體。恐怕你也未必能幹。並且也沒有路道可走。我想你還是仍舊去吃布商飯。這是你父親的老行業。你倘去幹。或者是有些兒經驗。你可以幹得。玉笙道。這自然是最好了。有的事。不過像我赤手空空的人。那裏能夠去做布商呢。黃髯就道。銅錢有沒有。你且不去管他。我只問你。這樁行業你願意幹。不願意幹。玉笙道。那自然是很願意的。黃髯

道。這麼說。你就去開一引小小的布號罷。玉笙道。本錢呢。黃髯把手掌一拍道。咳。你又要提起錢來了。你要是願意做。我送你一支本錢就是了。嘍嘍叨叨什麼呢。你現在已經願意營商去。就應該急急的籌備哩。現在快要交冬了。不要再遲罷。玉笙道。正是。黃髯道。我們吃罷了中飯。就出去尋空屋子。把他先租下來罷。玉笙道。很好。到了他們中飯吃完。兩人就到全城的熱鬧市場上去揀選空關的店面房子。直尋到傍晚時候。方在西城門口西市場上。尋着了一個空的店面。房屋很是小巧。房價又是便宜。佔的地位更是很好。他們兩人。就再跑到屋主那邊去。付清了房錢。把這房子租了下來。一面再由玉笙去備了一些櫃台鏡櫥等一切應用的東西。及各樣的貨品。一連忙了幾天。方纔舒齊。就此揀了吉日。開張交易。因爲地位占的好。生意很是不差。從此玉笙就住在店裏。天天忙着處理店務。黃髯却還仍舊一個人住在客棧裏。玉笙屢次教人來把他接去。他總是不肯。不過每天總趁空到店裏去跑一趟。不滿多時。就跑出來了。因爲黃髯素性是不羈的。住在客棧裏頭。一切都很自由。倘是教他也去登在店裏。他再也

是登不慣的。況且他對於買賣一事。見着心裏就要麻煩起來。所以店內交易諸事。統由玉笙去調度。黃髯絲毫不去顧問。好在玉笙自從經了一度磨折以後。早已痛改前非。很肯認真辦事。把營業辦到非常發達。生意一天興隆一天。玉笙自然非常歡喜。就是黃髯看了。也着實安慰。有一天玉笙正同着店裏的夥友。在賬檯上結賬。外面忽然跑來一人問道。請問那一位是江玉笙。玉笙忙拋了賬簿立起來回答道。小弟就是。閣下可有什麼見教。請裏面來坐罷。那人就走了進來。和玉笙分座坐下。玉笙問明了那人姓名。那人就說。鄙人就是尊大人店裏的夥計。還是新近進店的。今天奉尊大人命令。來請閣下過去一談。玉笙聽了那人的話。心裏不勝驚異。想我是給父親驅逐出門的。怎的今天突然又來叫我去。這是什麼道理呢。不如就去一走。探個仔細。玉笙就答應了。換上一身衣服。再吩咐了自己的店夥幾句。就跟着那人出去。兩人路上跑着。都靜嘿嘿的不講什麼話。只是玉笙急於要明白父親叫他去。到底爲了什麼。所以一路跑的很快。賽似奔的一般。那人也只好氣喘喘的追蹤在後。可是西市場離開他父

親的店。途徑是離得很遠。他兩人雖脚步趕得快。還跑了好些時光。方纔跑到。剛走到店門口。玉笙倒是趑趄不進。還是他父親在店堂裏見了。把他喊了進來。就叫玉笙跟他到樓上房間裏去談。玉笙遵了父親的命。跟着到了樓上。父親就劈頭說道。前一會我聽見西市場上新開了一爿布號。我偶然聽人說起。是你開的。起先我還很疑惑。恐怕另是一個人。和你姓名偶同罷了。後來再細細去打聽。方知道果真是你開的。明白你現在已經肯收心改過了。上次我攆你出去。只因為你是太荒唐了。所以就下了這個很心。本也望你受了一番苦。能夠重新發憤向上。我就再來收你爲子。我活了這麼年紀。也只養了你一個兒子。到底也不忍把你永遠失落在外面的。現在你既肯這樣。我就仍認你是我的兒子罷。玉笙聽了。自也感激零涕。忙屈膝跪下來。給父親謝恩。父親也搵着一把老淚。將玉笙扶了起來。這時候玉笙的母親。也已從杭州故鄉。搬了上來。這一次玉笙父親把玉笙重收爲子。還是他母親慫恿的。現在母親在裏面一聽見他兒子回來了。連忙急急匆匆的奔了出來。母子倆互相抱着。大哭了一場。玉笙父親。

也就將他們勸住了。再問玉笙道。但是你開這一爿店。雖說是小。但是也要資本的。當時你的錢。自從那裏來的呢。玉笙就把認識黃髯的一段情形。詳詳細細一事不遺的講出來。玉笙父親聽了。着實感激黃髯。就叫玉笙有空快去請這位黃先生來。我們一定是大大的謝他的。玉笙答應了。他父親就再說道。你現在儘在那邊認真做事。就是倘有資本缺少。到這裏來拿去好了。玉笙仍唯唯的答應着。他的母親。還告訴玉笙道。前年你還沒有流落的時候。我已在本鄉替你定上一親。女家姓李。家境是很好的。就是這位小姐。面孔生得也不差。性格也和柔。你在此地以前的情形。李家裏是並沒有知道。現在你既經改好了。況且你年紀也是大了。我就想在十一月裏。替你把伊討了過來。那麼你店裏也可以多一個照應。不知道你以爲怎樣。玉笙聽了。自然是很歡喜的。忙又點頭答應。玉笙父親再把黃髯的家世問玉笙。玉笙道。這個人的脾氣。很是奇怪。他因爲自己的鬍子生的是黃的。所以就自叫是黃髯。他的真姓真名。我至今也沒有知道。有時候我想把他的姓名探出來。可是總探不出。講到他的家世。他更加是

不肯說了。我有時去問他。他總笑而不答。不過從他的言語舉動上細細的去稽索他。恐怕他以前還是一個飽歷滄桑的人呢。他身材生的很偉梧。膂力也大得很。有一次他在酒店裏。伸着拳頭把枱子一擊。枱上就頓時串了一個洞。他的膂力。可不是大得很麼。玉笙父母聽了。都咋着嘴。驚異得非凡。玉笙父親再牢牢的叮囑玉笙。叫他務必去請這個義士來談談。我是一定要一覘他的風采的。父子倆從日裏談到夜裏。不知講了多少話。直到吃罷夜飯。玉笙方要起身告辭。他的父母就留着他。叫他明晨回去罷。玉笙不好違命。也就住了一宵。一到天亮。方始回店。把店事料理了一些。再忙到同泰棧裏去見黃髯。把昨夜骨肉重圓的情形。講給黃髯聽。再請他到他父親店裏去一敘。黃髯聽了。很替玉笙慶慰。但是叫他去見他父親一層。他却始終不肯答應。後來玉笙父親只好親自趕到同泰棧去見黃髯。剛把名刺投了進去。黃髯一看。知是玉笙的父親。忙從後門裏閃躲出去。教茶房去拒絕他。但是玉笙父親生恐黃髯要躲着不見。急向黃髯房間裏闖了進去。却還是不見。不知黃髯早已打從後門裏。一溜煙跑去了。

第十回 雪花紛飄紅爐私撥 霜刃倏起碧血怒濺

北風獵獵的刮着。吹得一些枯木。都搖蕩個不止。一時天上佈滿了一大塊的彤雲。大地萬象。頓時陰慘起來。隔一會兒。風吹得略小一些。一片一片的雪花。就從半天裏飛了下來。地面上就漸漸的有雪片積起。到了夜間。早已厚厚的堆上了好幾尺。白白的。好像是攤的棉絮一般。此時珍鳳閣正是一個人坐在房間裏。把四壁的繡幔都密密的垂了下來。地根正中。擺着一隻銀銅火爐。爐旁平放着一隻嵌花香檀小几。几上列着一把小茗壺。一隻小金杯。珍鳳閣自己就端端正正的靠着火爐坐着。坐的是一隻外國繡椅。上面鋪着一個皮氈。坐在上邊。真是溫軟非凡。珍鳳閣通體著的是一件貂裘長袍。頭上也斜戴着一頂貂冠。脚上踏着一雙黑靴。周身打扮得好像一個男子一樣。只是耳朵上面。還懸着一副珠串。就算還帶着一些女兒色采。他提起茗壺。倒了半杯茶。潤一潤喉嚨。就低低的唱起戲來。一雙小脚。不住的在地板上拍着。好像是拍板一般。唱罷了半齣的戲。就把右手的袖子揸起一點些。握了一柄火鉗。把爐裏的炭。儘

是撥弄。幾塊炭給他把鉗撥上撥下。那火舌就熊熊的望上捲着。照的珍鳳閣雙鬢通紅。明豔如花。他自己覺得的很熱。就從袍角裏抽了一方手巾。向額上一抹。已微微的有着一些汗珠。不免喊了一聲好熱啊。他的聲音剛住。接上就聽見房幃外面也有人喊道。好冷啊。珍鳳閣忙抬頭一望。却見黃大老爺披着一件重裘。掀了幃衣。大踏步的走了進來。身上還落着好多雪花。像是鵝羽一般。珍鳳閣忙立起來帶笑的迎上去。握住了黃髯的手。說道。黃老爺。你好幾天不曾來了。黃髯道。是的。這幾天內。我因爲忙着替江玉笙在西市場上開一爿店。所以你這邊就沒有空來。珍鳳閣道。江大少也開店了麼。那麼以後他來。就不算是大少。也是老板了。黃髯笑着點頭道。是呢。我因爲他在我店裏管管賬。也沒有甚麼出息。所以就叫他。也去開店做老板罷。黃髯話剛說完。早已有娘姨跑來。把熱手巾請他暖面。珍鳳閣還把自己的手巾。替他把袍上的雪片拭淨。方纔兩人一同靠爐坐下。黃髯拉住了珍鳳閣的臂兒。向他周身打量了一面。就拍手笑道。好一個漂亮少年。像你這種標緻哥兒。一定要娶一個珍姑娘。纔稱配合。說着。

呵呵的大笑起來。珍鳳閣聽了。也是低頭痴笑。黃髯就把他小臉捧起。不讓他低下頭去。接着說道。做了郎君。怎的也靦靦起來。珍鳳閣給他這樣的調笑。就排開了黃髯的手。立起來把貂裘除了。長袍卸了。再把小靴脫去。換上了一雙絨鞋。身上再增加上一個緊身小襖。把鬢髮掠一掠。齊整。纔又坐了下來。笑着對黃髯道。我今天偶然告興著了。一身男裝。就給老爺調笑死。我以後再也不穿男裝了。黃髯道。你穿了男裝。我果真要和你說笑。你換去了裝。我仍要和你說笑呢。珍鳳閣給他這般的纏着。倒弄得沒法可想。只好央着道。黃大老爺。我們一塊兒坐着。還是講一些正經話兒罷。不要再這般的惹我羞了。黃髯聽着。只是一味的大笑。仍舊和珍鳳閣廝纏不休。珍鳳閣就道。不要戲了。吃酒罷。黃髯一聽見這個酒字。就耳朵管裏直攢進去。忙道。吃酒啊。好的好的。快去辦來。就是珍鳳閣就離開了黃髯。跑出去叫下人們送酒上來。停了不多時候。就有一個大姐捧了一盤的酒菜送進來。幾隻盆子都是一些尋常的東西。另有一大盆的羊糕。却是製的很好。黃髯先伸手去拿了一片。送到嘴裏一嘗。讚好不住。珍鳳閣道。你既

是歡喜吃。儘吃是了。我們家裏多。吃完再添就是。說着兩人就在靠近火爐的桌上並肩坐下。有說有笑的吃酒。珍鳳閣就問黃髯道。江大少自從和你同來跑了一趟以後。就到現在沒有來過。難道江大少近來得意了。就不肯到我這邊來坐坐。恐怕是骯髒了他的身子麼。黃髯道。你又要多生心了。他非但是常想到你這邊來坐坐。還時時要想到你這邊來睡睡呢。他要是怕骯髒身子。就不想來睡睡了。珍鳳閣聽了。就向黃髯瞅了一眼。說道。黃老爺。你總是這般說。好沒有意思的。黃髯聽了。忙把杯箸一擱。拉着珍鳳閣的手笑道。我和你是尋尋開心。你倒不要動氣。珍鳳閣笑道。怎麼說我動氣。我無論怎樣。總也是不動氣的。黃髯就把他拉住的手放了。仍舊把杯飲着。說道。那纔好呢。珍鳳閣再問黃髯道。但是江大少既經常椿牽記我。何以他總不來呢。黃髯道。你不知道前幾天他正忙着要開店。那裏還有閒功夫到你這邊來呢。近來他是跟了他父母還到鄉下去討親了。因爲現在他和父母已經仍舊是和好哩。大約再停兩天。就要上來的。珍鳳閣道。喔。原來他是討老婆了。以後他是要天天陪新娘子了。恐怕他是

再也想不起我哩。他倒好的。瞞着我們結親。連喜酒都不給我吃一杯。黃髯笑道。你又
要怪玉笙了。他要是不瞞着你。讓你也去吃喜酒。就要害他的新夫人吃醋。所以他
只好瞞你。你是也要原諒他的。珍鳳閣嫣然的笑了起來。回答黃髯道。什麼吃醋不吃
醋。我可不懂。黃髯道。說說你總是不懂的。到底比別人還要懂上十倍。就是前次我住
在你……黃髯一句話還沒說完。珍鳳閣早已紅了臉。把手去按住了黃髯的嘴。搶先
說道。黃大老爺。算了。算了。請你不要再說下去罷。黃髯果真點了點頭。不再說了。珍鳳
閣又問道。但是你什麼也不去吃喜酒呢。黃髯就道。我店裏事情忙得很。沒有空閒好
去。珍鳳閣道。你事忙沒有空去。你到我這邊來。就不忙有空了麼。黃髯把銅鈴般的眼
睛眯了一眯。說道。你這邊我就是再忙。再沒有空。我總要抽身來的。要是不來。就飯也
不想吃。睡也不入夢了。珍鳳閣道。但是你前幾天因為替江大少去開店。沒有這邊來。
你難道就不吃飯。不睡覺了麼。黃髯道。可不是啊。我前幾天因為相思你。所以飯也吃
不進。睡也睡不着。直到今夜裏到了這邊來。就又要想吃想睡了。珍鳳閣聽了。忙又說

了一大篇殷勤的話。好給黃大老板歡喜他。還偷眼望了一望黃髯的臉。見他現在果真瘦了一些。也許前幾天是相思他的緣故。心裏想。這個黃老頭子。現在又給我迷住了。以後我就可以發上大大的一注財了。只是聽他剛纔說的話。今夜裏他又要在這裏了。這倒是很可怕的。他這般的想了。真叫他一個心。是又喜又懼。但是珍鳳閣只要是有錢進賬。旁的都情願犧牲的。所以快活的心。究竟還戰勝了驚懼的心。總是用着他的媚工。不住的引動黃髯。這時候一壺酒是給他兩人喝完了。就是一大盆羊糕。也給黃髯吃剩了三四片。珍鳳閣就招呼大姐進來。另去燙一壺酒。裝一盆羊糕來。洗一洗酒杯。重新淺斟低酌起來。珍鳳閣儘把酒敬給黃髯吃。黃髯也灑給珍鳳閣吃。接連飲完了好幾壺酒。黃髯酒量大。一些都沒有醉意。只是珍鳳閣因爲今夜飲了太多的緣故。倒勾動了一股淫意。做出種種的騷腔來。和黃髯糾纏。直到巷口打更的打的兩更。珍鳳閣家裏上上下下。下下的人。都怕冷睡去了。就是珍鳳閣和黃髯。也已吃的杯盤狼藉。不想再吃飯了。珍鳳閣只是不住的催黃髯睡。黃髯因爲時候已經不早也。

想睡了。所以就推上房門。大家一牀睡去。這一夜黃髯總清清醒醒的沒有睡着。只是珍鳳閣不勝酒量。很有些醉了。所以夜半時光。珍鳳閣却是團住了他的玉體。窩在黃髯的懷裏。睡的正着。黃髯就將珍鳳閣的身軀。輕輕的把他挪到裏牀去。一骨碌坐了起來。把被頭掀開了一半。從燈光依稀之中。細細的看了珍鳳閣一會。只見他一頭靠在枕上。臉是向黃髯側着。鬢髮亂亂的拖在枕畔。一絲一絲都是光亮細密。還有一股香油氣味。陣陣的撲到黃髯鼻管裏來。兩眸是合着。微微的露開一線。眼珠裏的媚光。就吐出了一些些。教人見了。很是心動。一張小嘴。半掀半闔。把白白的牙齒。露着一縫。雙輔紅紅的暈上一抹。分明醉意還沒有退。鼻管裏香息細細的呼着。一道幽香。直沁人心。香肩以下。全是袒着。豐豔的肌膚。意沒有一絲的斑點。通體好像凝脂一般。只是胸前有兩點小小菽乳罷了。肚上一臍。深深圓窩裏面。却略略有些垢痕。自肚以下。就有一條半褪的褻褲掩着。隱約見得一些罷了。黃髯仔細了好久功夫。却是嘆了一口氣。還喃喃的自己說了幾句話。不知說的是什麼。說完以後。驀然從衫袖裏掏出了

一件小小的東西來。東西雖小。光芒很大。你道這是什麼東西。說了你不要嚇。看官。這是一柄很銳利的七首。黃髯剛把七首拔了起來。忽然見珍鳳閣半身向外一側。兩條腿輕輕一伸。兩眼朦朧着向黃髯一瞬。黃髯忙把七首藏了。幸兒珍鳳閣睡眼惺忪。沒有瞧見。只是模模糊糊的向黃髯道。你起來什麼。把被頭掀了。我身上冷啊。黃髯道。我是要下牀撒溺去。說着假意下去撒了溺。再爬上牀去。珍鳳閣早又睡着了。一手却把被角自己掩住了下體。一手就擱在枕上。胸口一伸一縮的動着。好像是睡中呼吸很急促的樣子。黃髯恐怕他再要醒。所以只好再橫身下去。把被輕輕蓋好。假睡不動。隔了一刻功夫。湊着珍鳳閣的臉。再細辨了一會。見他是棠睡正酣。黃髯又嘆了一聲。低聲自己說道。這個小妮子。皮囊生得最好。沒有教人真愛。只是他的心。却比了毒蛇猛獸。還要是很。教人再也不好恕他的了。說着。就把自己的髯口湊到他的香唇之上。輕輕的吻了三吻。覺着一縷脂花香。味。又是沁到了心腑裏去。黃髯吻罷。又低低的不知說些什麼話。候的又坐了起來。重將袖裏一柄七首拔出。再把被頭揭了開來。珍鳳閣

的玉體。就赤裸裸的暴露在燈光底下。只見黃髯眉頭一蹙。牙齒一齧。手裏一把雪白的刀。直向珍鳳雪白的肚皮上落下去。珍鳳閣睡夢裏嚶嚶一聲。一道血花。就從他的肚臍眼裏嗤嗤的直噴上來。

第十一回 房前暗去三窺老七咋舌

天外飛來一物玉笙掩眸

可憐的珍鳳閣小姑娘。給黃髯從棠睡正酣的時候。肚上刺了一刀。一個精赤的小身體。只是橫在牀上。索索的抖個不住。兩隻手只向肚臍眼旁邊亂爬。好像是痛極的樣子。肚臍眼裏鮮紅的血。還一滴一滴的淌出來。滿流在大股之上。沾成一片。白裏帶紅。分外奪目。兩條大膀。也是顫的不歇。黃髯在他還沒有氣絕的時候。就再蹲身起來。伸起匕首。齊着他香頸。很命的切了一刀。這個萬人憐惜的蛾眉螭首。也就宛宛轉轉的沿肩落了下來。頓時頸腔裏又衝出了一道血來。把一張香榻。紅水汎濫的好像是一條血河一般。珍鳳閣的豔屍。側着沈在其間。再也不能抖顫了。黃髯就把珍鳳閣的頭望地板上擲了下去。再將匕首上沾染的血痕。在牀幃了抹拭乾淨。重新向袖裏一藏。把

衣架上掛的自己的長衣穿好。再從珍鳳閣的衣箱裏檢出了一條包袱。就把珍鳳閣的頭從地板上提了起來。包在包袱裏面。然後輕輕的把窗開了。提了這個頭顱。望外奮身一躍。早已跳到了一個天井裏面。黃髯身子重。滿庭厚厚的雪。險些兒把他的身子也葬了下去。幸兒攀着了一棵矮樹。纔沒有給雪壓下去。此時大雪已住。一個黃月。冷冷的照了下來。黃髯從月光裏向四下一望。知道靠樹一列高牆之外。就是街道了。他就將包袱向肩上一背。把身子靠了樹。像猴子般的向下一擲。運足全身功夫。向上這麼一跳。就跳上了粉牆。再望下騰身一翻。早已到了街心。這時候街上迷漫漫都是白雪。黃髯翻身下騰的時候。早已跌得一身是雪。他伸手拍了一拍。就背着珍鳳閣的頭直望同泰棧一路趕去。到了客棧門口。並不去碰門。又是聳身一躍。跳上屋面。足趾兒只是輕輕在瓦上點了一點。就望在一個天井裏。像燕子般的斜掠下去。他住的房間。本來是靠這座天井的。他已跳了下去。就把靠着天井的窗。用刀撬開了。跳了進去。把包袱向地上一擲。再收拾了一些東西。從衣袋裏掏了一大把錢鈔。置在案上。重新

背了這個頭顱。跳了出去。仍把窗推上了。一躍登屋。翻身向街心跳下。飛一般的望前直奔。不知黃髯現在離了此地。是到什麼地方去了。且說黃髯從珍鳳閣房間裏跳出去的時候。珍鳳閣家裏一切的人。還多在被窩裏做好夢哩。那裏料到他們家裏種的一棵錢樹子。早經給人斬斷了。直到明天朝晨。有一個娘姨。拿下洗臉水。想推門送進去。只見房門還是緊緊關着。娘姨就在門外喊道。小姐。時候不早了。起來洗臉罷。娘姨正在喊的時候。小眼老七恰恰跑來。就對正了娘姨的臉上。重重打了一個巴掌。很很的罵道。小姐陪着黃老爺在裏邊多睡一會。你去鬧什麼。這娘姨吃了一個巴掌。只好一響不響的縮了出去。小眼老七也就跑開了。隔了一刻功夫。小眼老七再跑進來。向着珍鳳閣的房門望了一望。只見房門仍是關着。小眼老七咕嚕着道。老夫小妻。這麼時候還窩在被頭裏不肯起來。真開心啊。說着把肩頭一扛。舌頭一伸。仍跑了出去。後來再接連的跑來探望了好幾次。這房門總是關着。直到吃中飯時候。小眼老七就自己跑去把房門輕輕的扣了幾下。低聲叫道。黃老爺起來吃飯罷。黃老爺起來吃了飯。

再睡罷。小眼老七叫了幾遍。裏面却是靜冷冷的不響。小眼老七只好把門敲得響些。再高聲的喊道。阿珍阿珍。你請黃老爺起來罷。但是裏面仍舊是靜冷冷的不響。後來換了幾個人去高聲狂喊。房裏總不答應。大家倒有些納罕起來。算是龜奴得貴聰明。他跑到房門口去重重叩了幾下。裏面還是寂然。得貴就說。不要房裏起了什麼亂子了罷。一語把大家提醒。小眼老七就統率了一切衆生。把房門打開。衝進一看。只見靠天井的兩扇窗直直的開着。牀沿下面濺着不少的血點。小眼老七知事不妙。再跑上去把牀帳揭開一看。嚇的連忙倒躲。狂喊道。喔唷不好了。大家快來救阿珍的命啊。大家也就去揭帳一看。只見一牀都是紫血。珍鳳閣裸着橫在血泊裏。頭顱已經是經人割去。那個黃大老爺早已杳如黃鶴。大家看了。嚇的一個個都是瞪目結舌。面面相覷。的一句話都不說。有幾個胆小的娘姨大姐。嚇的哭了起來。小眼老七經不起別人一哭。自己也頓脚大哭道。啊唷我的好乖乖。你要是死了。我也不要活了。哭了好久。就想在牆上撞死。大家把他極力勸着。小眼老七方纔息了此念。得貴就在一旁說道。現在

人已死了。大家哭着也沒用。不如趕快報官去。好把姓黃的兇手捉住正法。也算替珍姑娘洩了此冤。小眼老七就收淚道。那麼得貴你快些去喊地保來罷。一會兒得貴已將地保喊來。地保趕來一看。就忙跑到縣裏請驗去。到了黃昏時候。縣官張大人就帶了驗屍吏。吆喝着坐轎趕來驗屍。幾個差役。就草草的在珍鳳閣房裏擺了兩隻案椅。請張大人坐了。差役再把珍鳳閣的死屍。從牀上移了下來。放在地板上面。由驗屍吏驗去。張大人在上看了。却傷心個不住。險乎落了眼淚下來。但是張大人驗過的死屍。不知有了多少。何以今天驗了珍鳳閣的屍體。就要傷心起來呢。其中也有一段原因在着。本來珍鳳閣是一個嚇嚇大名的紅倌人。狎過他的人。多的好說是屈指難計。所以珍鳳閣死訊傳出來以後。滿城的人都當是一件大新聞呢。這位張大人也就是以前珍鳳閣狎客之一。他曾經有好幾次偷偷的將珍鳳閣接到衙門裏去奸宿。後來官太太大大的吃醋起來。張大人只好和珍鳳閣斷絕了。但是心裏還想有機會和珍鳳閣再同度一會春風。不防備今天珍鳳閣這樣的遭了慘死。教張大人對了這個玉屍。

自也是經不住要傷心了。驗屍吏驗完以後。就跑到張大人腳邊。跪着高聲唱道。驗得女屍一名。頭已割去。肚上刀傷一處。闊一寸。深三寸。正中臍眼。胸前無傷。背後無傷。左右無傷。手足無傷。前陰無傷。後陰無傷。委係生前經人用快口殺死者。謹供。請大人明察。驗屍吏供完。立起身在一旁站着。張大人就走前去向屍體望了一望。仍舊歸坐。吩咐差役將屍主傳來。差役忙將小眼老七推了上來。叫他跪在案前。張大人循例問一問小眼老七的例歷。再叫他把珍鳳閣未死以前的情形。詳細供出。小眼老七就將昨夜珍鳳閣陪黃老板住夜的事實。照直供上。張大人就問這個姓黃的是什麼人。小眼老七就說他是本地一個開布號的。據稱他家裏家當很大呢。張大人就問他是住在什麼地方的。小眼老七道。這却不知。張大人頓時把案桌一拍道。好混賬。連他的住址還沒有知道。你們就算他是恩客了。真正豈有此理。小眼老七忙道。這個姓黃的客人。還是姓江客人帶來的。姓江的客人是在西市場上開着一片布號。老爺只要去把姓江的捉來。將姓黃的住址問他是了。張大人道。你現在可以把死屍好好殮葬。待把姓

江的捉了來。再開審就是說着推案立了起來。許多差役前呼後擁的把大人接上了轎。就此回衙。小眼老七因爲珍鳳閣現在已經死了。再也沒有什麼用了。況且不是他親生的女兒。也是從蘇州地方去私買來的。生前服侍得他周周到到。也因爲是要他去騙客人的幾個錢。好大家拿來平分。現在他已是死了。還要顯煥什麼。所以他就叫人到善堂裏去領了一口薄皮棺材。就把珍鳳閣的斷頭裸體塞了下去。招了兩個苦人。把他抬到野地裏去埋了。後來小眼老七把珍鳳閣箱子裏藏的一些私蓄都搜了去。金銀珠玉。到也着實不少。可憐珍鳳閣因爲了這些東西。還害死了幾個人。敗了別人好幾家的家產。到底因爲惡貫滿盈的緣故。自己也不免一場慘死。幾年來積的一些造孽東西。死了都不好帶到鬼門關裏去。却便宜了一個小眼老七。這些話我且不去說他。再說黃髯將珍鳳閣殺死這一夜。江玉笙正從鄉下娶了李氏還來。新夫妻兩人方在牀上睡覺。半夜裏突然給一個大聲驚醒。他夫婦兩人忙從牀上爬下來。一看只見屋頂上嵌的一扇天窗。已經是碎了下來。接連又從碎窗裏落下了一封信。和

一個大布包。包裏像是裝着一件很重的東西。所以從上面擲下來的時候。墮在地板上面。聲音很大。李氏見了這件怪事。心裏怕的非凡。幸是玉笙胆壯。他把信拾起一看。信面上是一字都無。再把信紙抽起來一看。只見上面聊聊的寫着幾句道。孽鳳已除。君恨亦洩。別矣笙弟。行再相見。髯書。玉笙讀了。不免大大奇怪起來。再將包裹打開一看。只見裏面藏着一個腥血模糊的頭顱。玉笙就將死人的面目細細一辨。却就是珍鳳閣。玉笙看了一驚。險些兒暈了過去。李氏更是嚇的把手遮住了眼睛。連看都不敢一看。只是不住的問玉笙。這信和頭顱。究竟是從那裏來的。玉笙只好含含糊糊的回了答了他。李氏就說。現在這個死人頭放在這邊。真要怕死人了。你快些趁着現在黑夜人靜的時候。把他拿出去拋掉了罷。玉笙依着李氏的話。就提着珍鳳閣的頭。悄悄的人掩到冷靜的野地上。掘了一坎。把他埋了。心裏回想着以前珍鳳閣待他種種婉變之情。倒反是一陣傷感。滴了幾滴眼淚下來。埋了之後。就再神不知鬼不覺的掩了回來。李氏還向玉笙苦求着。這個死人頭拋來的緣由。玉笙再也瞞不住。就索性明明白白

的說了。李氏聽了。着實駭嘆。稱讚黃髯真是一個有義氣的俠客。但是他的舉動也很教人怕着呢。不知他現在替人報了仇以後。又到什麼地方去了。玉笙道。俠客的行動。總是來無蹤去無跡的。玉笙說罷。也很喟嘆。夫妻兩人談了一夜。就沒有睡。直到天亮了。大家有些疲乏。倒又睡着了。夫妻倆真在好夢方甜的時光。驀地裏樓下有着好多人喊叫的聲音。聽他們的聲勢。煞是洶洶可怕。玉笙夫妻倆給他大大的吃了一驚。忙就披了衣裳。大家很張皇的從牀帳裏竄了下來。

第十二回 壁上題書妾髯爲誰斷

獄中嘆月鬼魂作人言

夫妻兩人剛纔下牀。早見有六七個衙門裏的差人。手裏提着鉄索。從扶梯上蜂擁上來。一見玉笙。不問情由。將鉄索向他頸上一套。牽着望下就跑。李氏號啕哭着。問差役什麼緣故。就來把沒有犯法的百姓捉去。差役那裏還去理他。李氏就再衝前面去想擋住差役。問個明白。橫地裏就有一個面貌猙獰的差役。伸起一脚。向李氏踢去。李氏經不起這一脚。早已跌在牆角。披散了頭髮。哭罵不已。一羣差役就前拉後推的將玉

笙從店裏拖了出去。玉笙究竟是一個書生。突然逢着了這一樁奇禍。魂靈兒早已飛上半天。心裏也不明白。因爲犯了什麼罪。要將他捉去。就也大聲的喊起冤枉來。喊了不。滿三聲。一個差役就舉起手來。很很的打了他一下嘴巴。玉笙牙齒裏頓時打得血流不止。就再也不敢喊了。拉到衙門裏以後。玉笙就給差役推到了一間獄室裏。囚禁起來。這座獄室。就是縣衙門裏經管的。裏面齷齪得異乎尋常。屎尿狼藉。臭氣衝天。玉笙關的一間房子。竟是比了豬圈還要污穢十倍。玉笙關在裏面。只是吞聲飲泣。情願立刻死了。免受這等磨難。直到夜裏。方纔有一個獄卒叫他出去聽審。原來這時候這一位縣官張大老爺。大煙已經抽足。聽下人說西市場開布店姓江的老板。已經捉來。他就想着把他捉來拷問了。玉笙到了二堂上。只見張老爺高高的坐在上面。頭戴小紅結子瓜皮緞帽。身穿醬黃皮袍。上面罩着一件玄色馬褂。面孔鉄青。鬍子高翹。眼睛上遮着一副黑玳瑁大圓眼鏡。一副形容。好像是一個活鬼一般。教人看了。自然要不寒而慄起來。加着兩邊兩排差役。真是紅眉綠眼。比鬼還兇。玉笙剛跑到階下。早已嚇的

周身戰抖。連牙齒都格格的顫個不住。只見張大人把鬍子兩邊一撇。就打起官話。喊了一聲跪下來。玉笙不由自主的兩膝跪了下來。張大人就問玉笙。中軍弄裏珍鳳閣的殺案。你可知道不知道。玉笙就說沒有知道。張大人就再問他。那邊有一個姓黃的嫖客。你可認識不認識。玉笙答道認識的。張大人問道。但是他的店開在那裏。玉笙道。他並不開什麼店的。他住的地方。以前是在一另客棧裏。現在恐怕他又住到別地方去了。張大人聽了。忙把案桌一拍。罵他混供。接着從案桌上籤筒裏拔了一根竹籤。向地下擲去。喝一聲打。兩旁差役一齊喊了一聲堂威。就有兩個差人將玉笙揪倒在地。褪下褲子。拿了一塊竹片。劈拍劈拍的打了五十下。張大人就再問玉笙。道。你現在可招直供嗎。玉笙叩頭哭道。老爺。他住的地方。我是真的沒有知道啊。張大人聽了。更是發怒。本來珍鳳閣死了。張大人心裏十分懊惱。他很想把姓黃的捉住了。辦他一個大罪。就算替珍鳳閣洩了死冤。現在聽見玉笙不肯將姓黃的住處供出。更是發火。就拍桌說道。你和他是同去逛窑子的。豈有不知他住處的道理。你不肯供出。分明你就是

他的同黨。你再不招。本縣立刻把你打死。但是玉笙仍舊叩頭說是不知。張大人就再抽一籤擲下。兩個打差仍將玉笙按倒。換上兩條大竹板。將玉笙打了二十下。打的玉笙兩股血肉模糊。叫喊不住。張大人就又問玉笙道。你現在肯照直供嗎。玉笙還是說不知。張大人倒也弄得沒有法想。心上又有些煙癮起來。就高聲向差役說道。將他提下。改日再審。堂下一聲退堂。張大人就退進去了。玉笙也仍舊關到獄室裏去。此後接連又開了幾堂。玉笙總招不出供來。打的體無完膚。竟像是一個血人兒一般。終日囚在獄室裏。自命一定要死的了。但是玉笙結底還不至於死。却就放了出獄。不過是吃着一些刑罰罷了。本來張大人決意不放他。非把姓黃的住處招出。一定要辦玉笙一個和黃姓的同殺珍鳳閣一個大罪。那麼張大人既經存着這一個念頭。何以又把他放了。說來真奇。一天就是元宵佳節。張大人和他的二姨太紅紅。吃罷節酒。多有些醉了。睡得早了一些。所以到明晨一早就醒了。紅紅在牀上忽然大嚷起來。張大人忙問什麼了。紅紅把頭向着張大人一旋道。你看我的頭上罷。張大人向他腦後一望。只

見紅紅的頭髮團忽然不見了。張大人驚的直跳起來。爬下牀來揭開帳子一看。只見牆壁上寫着幾個大字道。殺鳳者我。與笙何干。汝若不速釋伊。余將截汝頭。如截汝妾髮。髯警告字的一旁。還插着一把雪亮的短刀。深深的嵌在牆裏。張大人看了。自是嚇的要死。但是四面的窗戶。依然是緊緊的閉着。也不知這人是從那裏跑進來的。心中想這個人有這種大本領。一定不好輕易惹他的。到底我自己性命要緊。我何必因爲了珍鳳閣。就陪他同死呢。所以張大人只好把玉笙放了。當在元宵節張大人房間裏出事的一夜。玉笙關在牢獄裏。不住的呻吟着。覺得一身的創傷。都刺心的痛起來。再抬頭一望木柵外面庭心裏的一個明月。更覺是悲傷非凡。想起今夜是元宵佳節。竟不能的和自己新夫人一塊兒玩月。却是冷清清的一個人關在這牢獄裏。要是他的新夫人現在也在家裏倚闌望月。正不知道他要傷心到怎樣呢。就是自己的父母也。因爲我現在肯習上了。所以重把我收了。那料到我今朝竟又變起一個囚犯來了。恐怕自己的父母。這時候對着這一輪圓月。不免也要老淚雙流罷。但是我在這邊。天天

吃着刑罰。今朝總算是節日。所以沒有審問。到了明朝。可怕的刑具。一定是又要加到我身上來了。我的體質本來很軟弱的。那裏經得起天天受刑呢。恐怕我是再也不能夠和我的父母妻子見面的了。不久可就要死咧。那料到黃髯要替我們報仇。把毒妓珍鳳閣殺了。倒反也害了我的一條性命。咳。黃髯總是俠骨義腸的。我也不怨他。只恨自己年輕時候放蕩。去認識了這個毒妓。現在弄到如此。倘是不這般放蕩。我也不至於流落出來做乞丐。也不至於和黃髯相識。這件殺案就也不至於發生了。這豈不是自作孽麼。玉笙儘自這般的對月嘆傷。忽然從月光底下。隱隱約約看見高高死獄牆上面。立着一個黑影。像是一個活人一般。玉笙心想。重前聽人說。監牢裏面冤死的囚犯很多。所以裏面鬼是最多。這一個黑影。恐防就是這獄裏的冤死鬼了。想到這兒。玉笙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再定睛細看時。只見這個影子。飄飄忽忽的在牆角上好像是走着。一霎就此沒有了。玉笙料定這個黑影。定是鬼了。接着又是一股怪風。從庭心裏直捲進來。吹到玉笙的身上。涼透心腑。玉笙禁不住又打了一個寒噤。忽然就見

這個鬼影。又矗立在木柵外面。嚇的玉笙連頭都不敢抬起來。只是閉着眼睛。將身體
 伏做一團。連呼吸都幾乎停住。那個鬼真是奇怪。竟和他說話道。噲。你不是玉笙麼。玉
 笙給鬼一問。不免心裏驚異。就抬頭向鬼臉一望。倒又轉驚爲喜起來。你道玉笙什麼
 就又不驚而喜了。原來這個並不是鬼。却就是大俠黃髯。只因爲他周身穿着一套黑
 色急裝。從幽綠綠的月色裏望去。就格外像是一個鬼影。玉笙經他一問。就忙答應道。
 是的。你不是髯兄啊。黃髯也說道。是的呢。黃髯說罷。就蹲下身子。隔着木柵。從月光裏
 向玉笙細細一認。只見玉笙面目枯黑。頭髮長得和茅草一樣。身上穿着一身破布衫
 褲。赤足躲在柴堆裏面。衫褲上邊。血迹淋漓。竟像是穿的一身紅衣服。黃髯不免嗚咽
 了一會。就道。咳。玉笙。我害了你了。玉笙也嗚咽着說道。這是我自己作的孽。那能夠怪
 你呢。我現在恐怕早晚也就要死在這裏的。再也不能出這牢門的了。說着。竟放聲哭
 起來。黃髯忙隔着木柵把他推着道。玉笙。你快不要哭。給獄卒聽了。走來。我立在這邊
 是很危險的。玉笙就止住了哭。向黃髯道。但是你到這裏來。又爲什麼呢。黃髯就說。我

是來給你喜信的。你明朝一定能夠安安逸逸回家去了。黃髯說到這裏。只見遠遠一條暗弄裏。有着一盞暗綠的燈。漸漸的過來。好像有人提着走來的樣子。黃髯就立起來指着問玉笙道。這是什麼。玉笙從柵眼裏覷了一覷。就道。啊吓不好了。這是獄卒來查監了。黃髯就忙向玉笙道。不要緊的。你怎麼明天就能出獄的緣故。我現在不好同你說了。玉笙再會罷。黃髯說罷。就向着獄牆奔去。向上一牆。就聳了上去。一剎那就此不見了。黃髯翻牆出去之後。果然有一個獄卒。提着燈籠走來查監。待他查罷出去了以後。玉笙心裏又想了一想黃髯的話。總不明白黃髯何以能夠知道他明天要出獄的緣故。一轉念又疑惑這一句話。是黃髯騙他罷了。好在到了明朝。自能夠就明白的。所以玉笙也不再去細細思索。就朦朧的靠在壁上睡着了。到了明朝上午時候。果然有一個差役又把他喊了出去。玉笙就跟他到了一間房間裏面。只見張大人隨意的坐在裏面。一些也不搭着架子。玉笙見了他。又想跪下去。張大人却將他擋住了一面。就對玉笙說道。這件殺案。本是與你不相干的。本縣把你捕來。很教你受了一些委屈。

我是很抱歉。現在你就好好的歸去罷。你雖吃了一些苦頭。本縣將來給你一些好處就是了。玉笙聽了。一想黃髯的話。果是真的。但是這位縣老爺。又何以這般的前倨後恭起來了呢。玉笙心裏很是納罕。張大人再叫差役領玉笙到裏面去淨了一個浴。把他入獄時候着的衣裳。重新發還了。教他穿上。張大人還要留玉笙吃了飯去。玉笙執意不肯。就此掉頭而出。回到店裏。只見他的父母和李氏。都坐在櫃檯裏。見玉笙走來。都立起來嚷着道。果然你今天回來了。玉笙就問他們。何以能夠知我今天歸來的。玉笙的父親道。昨夜裏媳婦在房間裏。又得着一封匿名信。說你今天一定能夠無罪釋出的。玉笙心裏明白寫這封信的。一定就是黃髯。

第三十三回

日暮經長吉切齒倭謀

春晨入竹陰傷心腐屍

自從玉笙出獄以後。黃髯就又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玉笙全家的人。都想着他這般的俠義。對於玉笙。始終是要極力保全他。要算是一個在這惡濁世界裏所罕見的義士了。所以玉笙幾次的在外面打聽。想查明黃髯究在什麼地方。再自己跑去重重的

謝他一會。但是到底找不到。不知眼前黃髯早又離開了濟陽城了。他因爲玉笙這一件事已經算是完案。留在此地。也沒甚麼事兒可做。所以他又背了包。袋。着劍。出了濟陽城門。連日連夜的望前亂趕。約摸趕了有六七天路途。他忽然跑到了一塊沿海地方。這塊地方也有幾座高山。生上一些叢林古木。人家却是寥寥。他走在路上。正碰着一個鄉民。肩着一担野草。從前面緩緩跑來。黃髯就迎前去問他。此地什麼地名。那鄉民回答他。此地叫做長吉縣。你到此地來做什麼。黃髯道。我是來閒逛的。鄉民忙將黃髯擋住道。你快些不要再望前走去。海灘旁邊山腳底下。現在正有三個倭國百姓。天天在那邊不知畫些什麼。前天我的兒子阿福。偶然跑到他們旁邊去。瞧了一眼。還給他們打一個半死呢。你快些不要望前去罷。黃髯聽了鄉民的話。心裏很是憤怒。想倭國人在我們國度裏。竟敢怎樣橫行麼。我倒一定要去試他一試。看他們敢打我不打我。他倘要打我一拳。我就要還敬他十拳。黃髯想罷。忙就掉頭迎着海灘跑去。那個鄉民還不住的在他背後高喊着。叫他快快不要去送死。但是黃髯竟好像沒有聽見一

般的。仍是望海濱山脚下直趕。一會兒就趕到了。果真看見有三個矮矮的倭國人。拿了皮尺。在山脚下面測量。一面還大家拿着一本厚簿子。坐在地上細細的繪圖。黃髯心中明白。這幾個倭人。一定又是他們國皇派來的間諜。到我們中國地方來祕密測繪軍用地圖的。也就不慌不忙的跑上去。看他們畫地圖。三個倭人起先也很對他顯出一副怒容來。後來見黃髯體貌魁梧非常。就知道他是不好輕易惹的。所以倒儘他立在旁邊看了。隔着一刻功夫。一個年紀最輕的倭人。就操着中國話問黃髯道。你看我們畫的什麼。你懂麼。黃髯道。我總不懂。那個倭人就大笑起來說道。你既然是不懂。你來看做什麼呢。黃髯聽了他的話。還沒有回答。接着另一個嘴唇上留着小鬍子的倭人。也操着中國話問黃髯道。但是你對於這一省的各縣山川。一定是很熟悉的罷。黃髯忙點頭道。是的。我是生長在此地的。此省的一切山川。就再熟悉沒有。那有鬍子的倭人聽了。面上就現出一種很喜悅的樣子來。和另一個肥肥的倭人。鉤辮格磔的。不知說了一些什麼。那肥肥的倭人就也操着中國話問黃髯道。你是做什麼的。黃髯

道。我是沒有什麼可做。那人道。那麼你是很窮的。黃髯道。我是再窮也沒有了。那人就說道。既然如此。你現在可以暫時跟着我們。你既經是很熟悉本地方的山川情形。你就可以天天領導我們到各處去。我們每天總給你幾個外國大洋錢。到了那時。或者還要重重的多賞你一些。不知你情願跟我們麼。黃髯道。這真是我求之不得的一件好事。教我天天領領路。這是最輕鬆沒有的了。我豈有不願跟你們的道理。那肥肥的倭人就說。既然你肯幹。你現在不要到別地方去了。就跟了我們是了。黃髯忙又答應了。他們三個倭人就又打起倭國話。噤哩哈啦的互相談論了一會。那一個有鬍子的倭人就又向黃髯道。但是你跟了我們。不許去告訴別人的。倘使你不遵了我們的話。我們就要不給大洋錢。你還要割你的腦袋。黃髯就立刻說道。我是決不去和別人說的。請你們放心。就是三個倭人聽了。就向一旁沙地上。指了對黃髯說道。你現在去坐在那邊。等我們幹好了事。再一同回去吃飯。就是黃髯答應了一聲。就果真一響不響的跑到沙地上去。盤膝坐着。那三個倭人就又提着筆尺。悉心的在那邊測量。直到天

晚了。一輪紅的像血一般的太陽。慢慢兒的向海面上沈了下去。海灘上頓時就黑暗起來。就是海裏的夜潮。也澎澎湃湃的望着沙岸衝動個不止。幾個倭人就將一切的什物收拾在一隻大皮包裏。叫黃髯提了。說一聲我們歸去罷。那三個倭人就望着一座小山走去。一路大家嘻嘻哈哈的談笑。只有黃髯聽不出他們說的什麼話。所以只好默默無言的跟在後面。不知道跟了那三個倭人到那裏去。走了不多時光。這一座小山是走到了。三個倭人就沿着山徑曲曲折折的攀上去。直走到了山頂。方見一帶陰沈的樹木裏面。有着一座嶽神廟。黃髯方知這三個倭人是天天住在這隻廟裏的。大家既經走到了廟內。却是一個道士都沒有。黃髯就問那三人道。這隻廟裏的道士呢。那一個年輕的倭人就笑着回答他道。道士本是有的。只是經我們趕掉了。那年輕的倭人說到這兒。另兩個倭人不知什麼緣故。却遞了一個眼色給他。年輕的倭人忽然就不說下去。黃髯也是不敢再問下去。那一個肥肥的倭人就對黃髯說道。時光不早了。你到廚下燒夜飯去罷。黃髯道。米菜呢。肥肥的倭人就說。廚下的米菜現成的儘

是多着。恐怕吃上兩三個月。還是吃不完的。黃髯聽了。就跑到廚下去一看。果然藏着不少的米菜。黃髯心知這許多東西。還不是倭人帶來的。一定是以前的道士所剩下來的。不知這些道士。現在都給倭人驅逐到甚麼地方去了。可憐他們廚下藏了這許多的米菜。却都給這一輩倭人享受。真是可憫。黃髯想罷。就拿了一些米。揀了幾樣菜。放在鍋裏煮好以後。就捧出去給他們三人吃。那三人吃了。都齊聲的向黃髯道。你們吃的東西。比我們燒的有味。黃髯道。是的那三人狼吞虎嚥的吃了一飽。幾件殘汁冷羹。遞給黃髯道。你拿去吃罷。黃髯接了。就跑到竈下去吃。那三個倭人。却還是坐在殿裏。大聲笑談。還把神龕裏的一些佛像。都搬在桌上戲弄。敲的粉碎。連一個完完全全的佛像都沒有。直到黃髯吃罷飯。從廚下走出來的時候。那三個倭人早已各人佔了一隻舊鋪。橫七豎八的睡着了。那一個個的佛。却都破碎不完。的拋在地上。黃髯只好把他拾了起來。重新把他放在佛龕裏。再將地上打掃了一會。自己倒覺着也有一些倦意。但是道士睡的幾張牀。早經三個倭人占去。自己只好跑到廚下柴窩裏去睡了。

想着以前在濟陽時候。睡在珍鳳閣那邊。是何等的玉溫香軟。不防備今夜就這般的狼狽。黃髯想着。倒自己也暗暗的好笑起來。睡到明天早晨。三個倭人還沒有起來。黃髯給山鳥在窗外催了一聲。就從柴窩裏爬了起來。只是沒有甚麼事可幹。他就一個人跑下山去閒逛。這時候正是好春三月。山裏的一些野草開花。都開着一些紅紅白白的花。成羣的蜜蜂蝴蝶。都營營的在花心裏飛上飛下。再有幾頭山鶯。都隱藏在碧青的樹葉裏。宛轉的啼着。好像是唱歌一般。黃髯一路的賞玩風景。胸懷很是開暢。只見山背後更有一叢的修篁。葉密陰深。望去煞是可愛。黃髯想不如跑到裏邊去嘯吟一會罷。黃髯想着。兩隻脚不自作主的已經跑了進去。向林陰裏一望。倏的叫了一聲奇怪。好像是見了什麼似的。看官黃髯果真是見了什麼。所以奇怪起來的。但是這什麼究竟是什麼呢。却是三個腐爛的死屍。黃髯忙跑上去看一個仔細。只見這幾個屍首。爛的面目已經辨不清楚了。只有一堆黑黑的蒼蠅。都攢聚在他們的臉上。黃髯再將這幾個死屍著的衣服一辨。認了一認。却都是著的道士的巾服。黃髯心裏早又

明白過來。料定這三個人一定是給這幾個倭人謀殺的。所以昨天他問了廟裏的道士何以沒有一個年輕的倭人正在回答他的時候。另兩個倭人就遞眼色給他。那年輕的倭人就不說下去了。可知這幾個道士。正就是嶽神廟裏的道士啊。黃髯對這幾個死屍望了一會。倒也着實悲傷。只因死屍腐了。臭氣利害的很。黃髯只好退出了竹林。仍舊上山。悄悄的回到廟裏。好像是沒事一般。但是那幾個倭人。却還是睡着沒有起來。直到太陽光漸漸的直了。他們三人方始一個一個披衣起來。盥洗舒齊。黃髯早已備好午餐。送到外面來給他們吃。他們三人都很稱贊黃髯服侍的認真。那肥肥的倭人。就從腰袋裏拿了幾枚洋錢。塞在黃髯的手裏。說這就是你今昨兩天的賞錢。黃髯接了。也就謝了他們幾聲。那肥肥的倭人。就向黃髯說道。你們國度裏的人。一個個都是窮得很。要是都像你一樣跟了我們。就立刻可以發財了。所以我們國裏的人。因為看見你們全國的百姓。都是貪吃懶做。窮的非凡。我們很可憐你們。現在正要想出一個方法來。把你們的國度。就併到我們的國度裏來。好教你們全國的百姓。都跟着

我們燒飯掃地。只要做一些不吃力的事。就可以立刻發財。像你現在這般一樣。倘是我們再不趕緊把你中國併了。你們全國裏上上下下。一切的百姓。就都要生生的餓死。豈不是很可哀憐的麼。只是你們國裏還有幾個人。却都說不情願和我們來歸併。這些人就及不來像你這般的明白。將來他們就是生生的餓死了。總和我們不干。這是他們自己不要享福。倒是不好怪着我們的。像你這種人。就是你們中國最最明白的人。將來你們中國歸併了我們以後。就立刻可以每天拿到幾塊大洋錢。大大的發一發財了。那個肥倭說罷以後。儘是拍着手哈哈大笑。引得那兩個倭人。險些兒把嘴裏含着的一口飯。也噴了起來。黃髯只是紅漲了面孔。一句話都回答不出。但是那黃髯的心裏。真是怒極非凡。恨不得立刻抽出他寶劍來。把這個倭奴。一刀斬他兩段。不過一時還只好含忍一下子。

第十四回 品華女猥褻齊陳

殺矮奸刀槍雜作

他們吃罷飯以後。就教黃髯領着路。到沿海一帶地方測量去。每天總是這般的約摸

有半個月光景。這幾個倭奴。把一切祕密地圖。都已畫就。不日他們就要歸國去了。一天他們在山頂嶽神廟裏。舉杯慶賀他們大事的成功。教黃髯也陪在末座。黃髯自從到了長吉地方以後。從沒有呷過一杯兩杯酒。一副酒腸。真是乾渴非凡。所以今天飲的雖是東洋酒。他倒也要喝了。倘在別時候。這些甜甜的糖水。他就再是不要喝的。席間三個倭奴。很是高興。互相談了好一會功夫。那一個有小鬍子的倭人。就又問黃髯道。你跟了我們這幾天。究竟知道我們幹的什麼事。黃髯假做說道。我到底沒有懂。你們天天到外面去對着高山大海。拿了一枝筆。在一本簿子上東劃西劃。好像是畫的蚯蚓一般。究竟你們算是畫畫呢。還算是寫外國字啊。黃髯這一問。把三個倭人笑得肚子都是笑痛了。那一個肥肥的倭人。就回答黃髯道。好在我們現在就要歸國去了。倒不妨老老實實告訴你。我們畫的。就是你們中國的地理圖。我們帶歸去獻給了我們的大皇帝。大皇帝就可以明白你們中國的地形。到時候倘要派了大兵來將你們中國歸併入境的時候。按着地理圖出發。可就不知於迷途了。我們將來要把你們中。

國歸併。這也是好意。我上回已經同你說過的了。黃髯點頭道。是的。這果是你們的好。意。那個肥倭又接下去說道。就是我們國皇到時候派了兵來歸併。也總是很文明的。決不像你們中國的兵。專門是殺人放火。奸淫搶掠。偷教他們出去打仗。他們就要向後轉開步走了。我們國度裏出來的兵。真是連你們地上出的草也不忍踏傷一根的。肥倭說到這兒。那年輕的倭人笑着說道。不過到時候他們或者要幾個你們國度裏女子。討來做小老婆。因為你們中國的女人。都是瘦小玲瓏。惹人歡喜的。我們國度裏的男子。沒有一個不愛你們中國女子的。好在近來你們中國的女人。真是越出越多了。我們國裏的人來。偶然拿幾個去。也算不了什麼。況且你們中國男子。都窮得很。女子娶了去。也是苦得飯也沒得吃。還是跟了我們國裏的人。也可以快快活活的過日子呢。就是我等到你們中國歸併了我們以後。也要向你們中國拿幾個女子來頑頑。那有鬍子的倭人也忙操着中國話說道。到時候我是也要的。我就要他們中國戲館裏做髦兒戲的女孩子。我把他拿了歸去。放在一間房間裏面。叫他仍舊穿起了做戲

的衣服。對我做起一齣一齣戲來。豈不很是有興趣的麼。那個肥倭也操着中國話說道。他們國裏唱戲的女子。我倒不要。這些女子立在台上唱戲。看去果然是標緻得很。不知他們都是拍了粉。點了胭脂。打扮得服飾好的緣故。倘教他們下了台。不拍粉。不點胭脂。不穿戲衣。他們的臉。一大半都是怕得很。我所要的要他們妓院裏的女人。我記得上一年。我有事到他們江蘇省的上海地方去。有一個中國朋友。他是也想跟我發財的。就像此老一般。說着。就對黃髯指了一指。再接下說道。他明白我的脾氣。最歡喜他們國內的女人。他就領到我一塊地方去逛妓院。這塊地方。好像是叫小花園罷。那裏的妓院。一排一排的。真是不少。這院裏的妓女。沒有一個不標緻的。活像是天仙一般。并且到了夜裏。服侍你還有種種的好地方。叫你受了。真是開心。那年輕的倭人忙問道。什麼好地方。你告訴我。那肥倭笑道。我偏不告訴你。教你心裏難熬。那年輕的。道。有什麼難熬呢。我們把地圖獻給皇帝以後。皇帝不久就可以把中國來收去了。到時候我就到上海去要他幾百個。也沒有甚麼希罕。那肥倭就說道。到了這時候。恐怕

沒有任你這般寫意罷。要想拿上海妓女的人。我們國裏的人。真是不獨你我兩人呢。那年輕的就說道。上海的妓女。就算給你們搶光了。我就去要京城裏的妓女。肥倭忙道。那就是你錯了。中國女人。只有南方出產的是好的。身段既俏。面貌又好。說話也是好聽。那北方的妓女。身段既粗。面貌又醜。說話更是怪難聽的。要了他做什麼用呢。那年輕的道。你既說中國南方的女人。全是美麗的。我就不必一定要上海妓院裏的女子了。只要揀這個女子是出產在南方的。我隨便揀他幾個就是。那年輕的和那肥倭講了好久。有鬍子的就再說道。但是我總歡喜他們國內唱戲的女子。不論他是上海人。或是北京人。我見了總是要的。那肥倭笑道。不嫌多麼。有鬍子的笑着回答道。不嫌多。不嫌多。愈多愈好。說的那肥倭和年輕的倭人。都大笑起來。只有黃髯。總好像沒有聽見他們講的話一樣。只是捧着酒杯。爽爽快快的喝酒。那個肥倭又高聲說道。我還有一件他們國裏很希奇的風俗。講給你們聽。就是他們國裏的百姓。都因為窮的緣故。養了女子。一大半都是把他送到妓院裏做妓女的。他們的父母。非但不以為羞恥。

倒還很以爲榮耀呢。所以他們國裏的各種職業。都不許女子去幹。只許他們去做妓女。全國的女子。幾乎多成了妓女了。有許多雖不掛着妓女牌子。但是男人有了錢。也好去嫖他。就和妓院裏的女子一樣的。你們二位倘是不信。你們問此老就是了。那有鬍子的倭人就含笑拍了一拍黃髯的肩膀道。噲。你家裏養的女兒。也是這般的麼。你可能夠把你家裏的女兒。也帶來讓我們嫖他一嫖。我們多送你幾塊大洋錢就是了。黃髯聽了。倏的眼睛一瞪。虬髯紛張。答應了一聲好的。我立刻帶給你嫖。說着。突然伸起一拳。向有鬍的倭人面上擊去。那個倭人就立刻打倒在地。肥倭忙起來抵禦。又給黃髯一拳打倒。肥倭還是想從地上爬起來。黃髯立刻伸起一脚。很命向那肥倭頭上踏去。肥倭的頭壳頓時給他踏碎。腦漿直流。就此一命嗚呼。黃髯順手就從腰袋裏掏出一劍。把那有鬍的倭人。齊腰一刀。頓時又斬成兩段。黃髯就提起寶劍。想回過去。將那年輕的倭奴也一刀砍死。忽然那人已是不見了。原來那年輕的倭奴。知事不妙。早已提了那一隻藏地圖的皮包。奔出廟門。望外逃了。但是黃髯那肯輕輕恕他。他在廟

裏一搜。不見那倭的影蹤。心知他一定是逃出廟外去了。黃髯就立刻提着寶劍。直望外面追去。立在山頂一望。只見那個年輕的倭。正是提着一個皮包。跟踉蹌蹌沿着山路逃下去。黃髯心想我前幾天耐住了一股怒氣。不就把他三條狗命殺却。本想他們把這些地圖畫好以後。我再送他們的狗命。然後再把他們畫的地圖。安然奪來。不料那個倭狗。倒狡猾得很。非但想逃命。還要帶着這皮包逃咧。我可就不輕恕他了。黃髯想到這兒。就又握着寶劍。拚命下山追去。可是那個倭狗。跑得也是很快。黃髯倒也趕他不上。那倭人正要跑下山時。忽給山藤一攀。絆住了脚。就此翻身跌下。那倭人連忙再爬起身來。拾了皮包想再逃時。可恨那山藤還是將他的脚一絆。又是仰天跌了一交。再想爬起來逃時。黃髯早已從半山追下了。那倭人突然從褲袋裏拔起一枝手鎗。扳動機鈕。正要開時。黃髯眼快手快。立刻將他一枝手鎗用力奪去。一手再將倭人生捉住。倭人見手鎗已給黃髯奪去。再也不能逃命的了。只好哭泣着臉。向黃髯不住的告饒。求他救命。黃髯鼻子裏哼了一聲。將寶劍向腰袋裏一袋。舉起手鎗。對正了倭

人的面孔罵道。你們這班倭奴。真連一只狗都不如。我第一天在海濱見你們時。就想將你們生生殺死。只是因爲要想你們畫的地圖。所以不就送你們的命。現在在你們畫好了。我就不能不將你們殺死。你且想想。你們剛纔在吃酒時候說的是什麼話。我且問你。你現在還歡喜中國女子麼。你還想拿幾個去玩玩麼。那倭人忙又哀求道。我再也不敢想只些念頭。請你就饒了我罷。黃髯又冷笑道。做了一個大丈夫。死就死了。倒做出這副醜態來。我看你們這些狗賊。真連妓女還不如呢。黃髯說到這兒。就將手鎗在那倭人的鼻上。很命打了一下。打的那倭人鼻血直流。嚷痛不住。黃髯又說道。我且再問你。這隻廟裏的道士。是到那裏去的。倭人道。當時確是我們不好。把他們驅除的。黃髯道。沒有把他們弄死麼。倭人道。沒有。黃髯又是哼了一聲。拉着那倭人直向山背。後竹林中趕去。指着那三個腐屍。又提起手鎗向那人倭臉上很命打了一下。罵道。你還要說沒有把他們弄死。我問你。那三個死尸是那裏來的。倭人心知不能再瞞了。就對黃髯說道。我現在也不敢再狡賴了。這三個道士。確是給我們用毒藥藥死的。黃髯

就點頭說道。好。你們既經殺死三個人。我就要殺死你們三隻倭狗。把你們三條狗命。抵他們三條人命。那倭人聽了。忙又向黃髯泣求道。但是請你饒了我一命麼。我以後再也不敢到你們國度裏來的了。倭人雖是這般哀求。黃髯儘是冷笑。還喝令那倭人對着這三個腐屍跪下來。那倭人果真屈膝跪了下來。黃髯就在對面舉起手鎗喊道。小倭賊。你現在也該絕命了。那倭人聽了。禁不住號啕大哭起來。黃髯只把手鎗機鈕輕輕一扳。砰的一響。一粒鎗珠早已對正倭人的胸脯。直穿過去。倭人仰身一翻。兩足一挺。就此命歸黃泉。陪着他兩個同伴去了。黃髯掀髯一笑。擲了手鎗。重又跑到前山去。將那一隻倭人的皮包打開一看。就搜得地圖幾冊。報告書幾冊。拿起向衣袋裏一塞。重又跑上山去。進了嶽神廟。向兩個倭屍罵了幾聲。就又獨自一個人坐在佛龕旁邊。把剛纔喝剩的酒。吃了一個乾淨。方始拔出寶劍。在山頂上舞了一會。再把劍袋好。擡頭向天高嘯了一聲。好像飛一般的奔下山來。

黃髯奔下了這座山以後。儘向城中跑去。沿路東探西望。好像是要找什麼似的。直跑到靠晚時候。在城心裏尋到了一個長吉縣衙門。他不問情由。大踏步的衝了進去。門差忙跑出將他擋住。看他相貌生得這般奇怪。知是不好惹的。所以門差的一副本來面目。却不敢就放出來。只是問黃髯道。你有什麼事。你替我話。待我進去傳達就是。黃髯就住了脚步。回答門差道。我有要緊的話。要去同縣官講。倒不能和你說的。門差道。既然如此。待我領你進去見老爺就是。說着。就搶前一步。領了黃髯進去。直到一間小廳裏。就請他坐下。再問黃髯。你可有什麼片子麼。黃髯道。我是沒有什麼片子的。你只要進去說我姓黃就是了。門差領了一陣子頭。就跑進去叫縣老爺去了。直停了好久功夫。這一位縣老爺方纔搖搖擺擺的走了出來。一見黃髯體貌粗野一些。縣老爺眼睛裏很瞧不起他。自己走進廳門以內。就望坑上一坐。咳嗽了幾聲。也不和黃髯道一些寒暄。劈頭就問道。你來做些什麼。黃髯道。我自然是因爲有事。所以來的。縣老爺聽見黃髯的聲音。好像是一口洪鐘一般。響得異乎尋常。心裏倒也有些吃驚起來。就再問道。

但是你因爲了什麼事呢。黃髯道。因爲了一件殺案。縣老爺聽了。候的面色一變。忙問黃髯道。什麼殺案。黃髯道。就是我自己犯的殺案。縣老爺益發駭怪起來。就又說道。但是你既經犯了殺案。何以不去逃命。倒又要自己來投案。這是什麼緣故呢。黃髯道。我犯的殺案。是一件堂堂正正的殺案。用不着逃什麼命。我現在且把這件案子講你聽罷。黃髯說到這兒。就將他自己殺死三個倭諜的始末情形。一概詳細講了起來。縣老爺忙拍桌罵黃髯道。那還了得。你竟敢在本縣上殺死三個外國人。你不知道外國人最是不好輕犯的。你還說這三個外國人也殺死三個道士的。恐怕也是你殺死的罷。你現在闖了這一樁潑天大禍。非但害了你自己的性命。說不定我的官職。也要因此革去。你這個人。真好大胆。你既然自己要尋死。死的方法正多。什麼要去殺死外國人呢。黃髯也憤憤的將袋裏藏着的幾本地圖。幾本報告書。向桌上一擲道。他們來私測我中國的地圖。難道是不應該殺麼。你要知道這一輩倭奴。時時到我們地方上來。測繪軍用祕密地圖。他們的存心。是很可怕的。就是將來他們要按着他圖。派了兵來滅

我們中國啊。倒是你反要替他們卸罪。說這三個道士也是我弄死的。哈哈。你們這輩做官的人。恐怕是沒有良心的了。只要想保持你們的祿位罷了。旁的什麼都不管。看你們亡了國以後。這個祿位。還能保住不成。那縣老爺給黃髯反斥了一場。氣得兩臉通紅。匆匆的立了起來。拂一拂袖子。望外就跑。一霎兒就有好幾個兵丁。拿了巨大的麻繩。來把黃髯縛住。黃髯一些也不反抗。只是笑着儘他們周身縛去。幾個兵士把他縛好以後。就將他牽到了一個營倉裏去。將黃髯向裏一推。門就關了。這日縣官忙就帶了幾個人。親自到嶽神廟那邊勘查去。果見廟裏橫着兩個倭屍。一個屍是腰斬死。一個頭壳已經踏扁。所以面目都辨不清。縣官再在廟裏仔細查察一下。倒也沒有什麼。就又下山到竹林裏勘查去。只見那三個道士的腐屍。早已爛得不成樣兒。那個倭屍。却是仰翻在地。身上血迹還沒有乾。一旁有一枝手鎗拋在地上。分明是鎗擊死的。那縣官就吩咐下人將這枝手鎗拾了起來。重在竹林裏走了一趟。就又回衙門去了。且說縣老爺回了衙門以後。他就將這件案子。私造事實。稟到巡撫部院裏去。說那一

天有三個倭國人到本境來游歷。在一座沿海山上。被一個大盜殺死。謀劫財物。當時山上有一座小廟。廟中的三個道士忙奔出來。想把那三個倭國人救去。無奈這個大盜真是兇橫得很。竟將那幾個道士亦一齊殺死。現在那個大盜已經本縣設法捕獲。本擬將該犯解上。只因此盜身手至強。生恐半途漏網。只得仍嚴羈本縣獄內。應乞貴巡撫迅請皇令。立予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那本省巡撫接到此稟以後。自然十分驚駭。一面就將此案照着長吉縣稟。立刻報部請示。一面再親自到倭國欽差衙門裏去抱歉。那倭國欽差那肯就此干休。立刻要求賠償。再要將殺人的兇犯依法處死。長吉縣知縣保護外人不力。亦應罷免。那巡撫一一答應。倭國欽差方算沒有話說。後來這巡撫就賠去了八萬金。還將長吉縣革職。重新派了一個姓王的去接了任。隔不幾天。京裏傳諭巡撫說該盜殘忍如此。慘無人道。應卽立時慘地正法。巡撫接到部令。忙就通知長吉縣姓王的新知縣。教他快把慘殺六人的大盜處斬。一天早晨。長吉縣官接到巡撫此令以後。就吩咐幾個兵丁。將黃髯從獄裏提了出來。細綁舒齊。插上斬條。押到

衙門前照牆背後。要處他一個斬刑。長吉縣因爲要珍重起見。所以還親自出來監斬。那黃髯細綁在一枝木椿之上。一邊劊子手提刀守着。長吉縣正想喝令處刑時。黃髯忽然將身子輕輕一擺。周身縛的繩索。早就寸寸斷了。接着黃髯再聳身一跳。立刻跳到了照牆脊上。還含笑着向下面點點頭道。再會罷。一聲纔罷。黃髯把身子向後一旋。背影一閃。早又不知去向了。當時長吉縣和一切兵丁。嚇得都是目瞪口呆。儘着黃髯從容逃去。直到黃髯逃去以後。長吉縣忙又叫兵丁快去搜捕。幾個兵丁果又在近隣一帶搜捕起來。但是總搜不到。不知黃髯早已離了城了。後來長吉縣還在四街小巷貼賞格懸捉。總也沒有。不久巡撫得了訊。就將姓王的長吉縣革去。再又換了別人。就是巡撫自己。也因爲他屬官脫逃死囚的緣故。給部裏記了兩個大過。真算是倒霉啊。黃髯已經離了長吉縣。心中很是憤鬱。想自己此次離了故山。重來塵寰。本沒有一絲一毫名利之想。存在頭腦之中。只是想挾着一柄寶劍。替世界上去平許多不平之事罷了。所以第一次在濟陽地方殺掉了一個淫妓珍鳳閣。就非但是。要替江玉笙一般

人報一個大仇。也想是替世界上除一個惡人罷了。就是此次把那三個倭奸殺死。也因為要替中國除一個大害啊。況且他們竟敢把嶽神廟裏的幾個道士生生毒死。是也應該抵命的。不料中國的一輩官吏。真是毫無心肝的。只要有錢。就把國度賣去也情願的。我把三個倭奸殺死以後。就到長吉縣衙門裏去見縣官。本也是非想圖功。我是要把倭奴畫的地圖記的冊子。送給縣官。教他好好的收藏起來。將來總是有用的。再要他去和倭官嚴重交涉。勿許他們國皇再派間諜來偷繪地圖。就是我現在將他三個間諜殺死。他們也曾經殺死三個中國人的。並且他們來偷繪地圖。就是觸犯了我們的國法。把他殺了。倭官總也不好說什麼。那知這一輩狗官。一味的只知媚外。不但反去賠了他們好多銀子。還將我加上了一個強盜的罪名。要把我處死。叫我聽了。真要氣死。幸兒我一身還有一些武技。否則可就只好含冤而死了。可知天下的事。爲好反要成惡。我早知要這樣。此次我也不下山來自尋煩惱了。好在我現在下山以後。也總算幹了一些事業。不曾孤負我的知己寶劍。我看眼前的世界。比着以前越發是

不如了。倒不如仍舊回到我自己的故山上去。有酒可飲。有書可讀。何等的快活。何必再要踏到這個混濁世界裏來受世人的閒氣呢。當初我在故山松樹下邊碰着的一個道士。他和我說的一番話。真是不錯。我今後就很相信他。明白他實是一個參透一切的道之人。我還是回到山上去。和他去學些神仙不死之訣罷。黃髯一途的走。一途的想。覺着混在這個世界裏。真是一些沒有意味。他就決定還到他的故山裏去。仍舊循着以前來的一條路途。望後退去。一路的趕着。到了天黑了。就隨意在客棧裏住下。到天明了。忙又披衣起身。一連趕了好多天。就仍舊到了濟陽地方。他並不去訪玉笙。只在濟陽城外一片小客棧裏留宿了一夜。明天一早就又趕着跑路。一連跑了幾十天光景。他跑到了一條鄉村間的小市上去。這一個小市。他以前下山的時候。也會經跑過的。黃髯到了此地。心知離他故山。已是不遠。心裏很是快樂。他兩條腿跑來就益發是快得多。正跑到市的盡頭處。看見一家店鋪門前。立着好多人。好像是那邊出了事一般。黃髯忙就跑上去。擠到人叢裏。瞧一個仔細。

第十六回 報小怨大星忽落 埋新齒舊蛻猶存

只見有一個惡頭陀。長髮紛披。袈裟襤褸。面目猙獰可怕。手裏舉着一尊大鐵佛。立在那片店的櫃檯面前。硬要佈施。櫃檯裏幾個夥計。就對他說。本店一响是僧道無緣的。請你到別處去募化罷。那頭陀頓時眼睛一瞪道。真的你們不肯佈施麼。一個夥計就說道。這自然是真的。豈有假的呢。頭陀益發鐵青着臉高聲說道。但是現在非要你們佈施不可。另一個夥計就帶笑回答道。你和尙說的話。太沒有道理了。佈施不佈施。多要逞人家願不願的。斷沒有硬要別人佈施的道理。那頭陀聽了這夥計的話。點了一點頭道。好。接着就將手裏捧的一尊大鐵佛。向櫃檯上一擺。隨又說道。只要你們能夠把這尊佛移動一寸。我就不要你們佈施半個錢。倘使你們不能。就休想干休。這時候一店的人看了這尊大大的鐵佛。倒都發呆起來。因爲這尊鐵佛。既大且重。誰也不能移動他的。幾個夥計在櫃檯裏商量一會。都說不如給他幾個錢。讓他去罷。就有一個夥計從賬台上取了好幾枚銅元。擺在櫃檯上對頭陀說道。請你拿了這些錢去罷。

那頭陀就伸手取了這些錢。向階沿上一摔。笑道。我不是丐兒。要這銅元做什麼。那夥計就再取了兩個小銀元給他。頭陀還是把小銀元向地上一拋。說是不要。夥計就問他道。但是你要幾錢呢。頭陀隨又冷笑了一聲。回答道。至少要十金。否則這尊鐵佛。我再也不取去的。看你們能夠移動他麼。衆夥計聽他說要十金。格外驚駭起來。但是又沒有方法可以把他的鐵佛移去。只好面面相覷的發呆。黃髯在旁看了。倒大不服氣起來。就搶前一步說道。這有什麼希罕的。這鐵佛我是能夠把他移去的。說着伸袖一揮。這尊佛早已拂到了地上去。打一個粉碎。一時間看的人都拍手叫好起來。店裏的幾個夥計也都暗嘆黃髯力氣的大。那個頭陀非但不怒。倒裝出了一種和善之色。忙向黃髯作了幾揖。說着佩服不止。接着又問黃髯是住在什麼地方的。黃髯就向村前指道。沿這條小徑儘望前跑。就有一座山。山上有一間茅屋。就是我的住處了。頭陀就又作了一揖說道。那麼。過一天我再來登門請教罷。說着就此紅漲了臉。踉踉蹌蹌的逃去了。一時間看的人。早又拍手叫好起來。頭陀只好從一條小弄裏竄了過去。竟連

頭都不敢回一回。好算是狼狽極了。此時黃髯也不和別人說什麼話。只是仍舊向前趕去。再跑了幾天光景。就仍舊回到了他的故山。黃髯抬頭一望。故鄉風景。猶是依然。只是他自己却在塵世裏頭經歷過一番滄桑了。不免自己嘆了幾口氣。再上了山。回進他屋子一望。只見滿屋裏都堆起了厚厚的灰塵。屋面已有好幾處添了三四個漏洞。就是牆角裏也長上了好多苔草。油綠綠的蔓延在牆腳之上。黃髯見了這些破敗的情狀。又是嘆了一會氣。很怪自己此次下山去混一場。真是多事。倒把大好的青山辜負了。黃髯嘆息了一會。想不如飲一會酒罷。但是助酒的菜。却是沒有。就在壁上取下了一條長弓。走出門前。在山野裏想捉一些禽鳥。回去煮食。但是尋了好久時候。竟尋不到一禽一獸。黃髯心裏很是奇怪。他想山上既是捉不着什麼。不如到山下去捉罷。就又背着弓箭。沿了山路走下去尋覓。忽然看見叢林裏伏着一個人。好像是以以前在村市裏所碰見的一個惡頭陀。見黃髯從山下走來。倏的又閃去了。黃髯忙前去想尋他。但是那叢林裏。兔子倒多得很。人影却是沒有。黃髯心想。這個惡頭陀。那一天他

曾經問起我的住處。還說是要來看我的。何以今天一見我從山上走來。他又避去了呢。恐怕我自己看錯了罷。這一個伏着的人。也許是山上的樵夫。但是我趕前來時。何以一些蹤跡都沒有了呢。或者剛纔見的是山魃罷。但是天還沒有夜。何以他竟就敢出現了呢。黃髯左思右想了好久功夫。總很不明白這一個剛纔伏在地上的人。究竟是不是那個惡頭陀。就索性不去管他。只是彎起弓來。一連射死了幾隻兔子。就背了上山。回到自己茅屋裏。拾了一些樹枝。烤起火來。把兔子煮熟了。再走到旁邊一間屋子裏去。取了一罍酒來。就此踞在虎皮椅上。爽爽快快的豪飲起來。從黃昏時候。直飲到天黑了。一罍酒就給他飲了一個乾淨。一時高興起來。再拔起寶劍。在庭前歌舞了。好一會。方將這劍仍向腰裏袋下。擺開大步。一直的望門外跑去。氣喘喘的儘向東邊趕着。想去尋那個前次在松樹下斬蛇時候碰着的一個道士。和他去談談。一路山風冷冷。吹上襟袖。好不爽快。加着天上月明星燦。照在一帶松竹之間。風景更是幽麗。黃髯就嗚嗚的又唱起一些從前人做的咏夜景的古詩來。一路慢慢兒的跑着。再高聲

的唱着。興致真是不淺。把以前在塵世裏所遭逢的一切的幻象。都是忘却得乾乾淨淨。但是他剛跑到一棵松樹下面的時候。忽見天上有一個紅星。直從半空裏倒流下來。黃髯不免止了步。抬着頭看。冷不旁樹林裏竄出一個人來。手拿一柄短刀。對準黃髯的胸脯。猛力刺去。黃髯剛想閃避時。那人的一把短刀。早已刺到他的胸口裏去了。黃髯怒吼了一聲。就此倒地氣絕。那個刺客也收了刀。逃下山去了。看官。你道這個刺客是那一個。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在鄉村裏硬向店家募化的惡頭陀。他自從那一天給黃髯將他的鐵佛打碎以後。當時他雖向小弄裏竄去。後來又懷了短刀。向黃髯緊緊追來。想把黃髯殺死。可是黃髯總沒有覺得。直到他下山來打獵的時候。方始在樹林裏看見一個人伏着。疑惑是那頭陀。不知這一個伏着的人。真就是頭陀。不過當時黃髯彎弓扣箭而來。頭陀總不敢下手。直到夜間。黃髯喝罷了酒。方想去訪那個道士。頭陀就又跟了上來。見黃髯面帶酒意。行步蹣跚。心裏暗暗歡喜。想他醉了。就容易殺死他了。恰恰黃髯停了脚步。抬頭看天上的流星。頭陀趁他沒有防備。就將他殺了。直

到明天早晨。有一個老道士採藥經此。忽見地上有一個死屍橫着。四肢已經給山裏的野獸咬得粉碎。只有面容。却還好好的。沒有傷敗。那老道士低下頭去。細細一認。就嘆氣說道。咳。原來就是你。再向他身下一望。見那死屍的腰袋裏。硬硬的好像是藏着。一件東西。老道士就伸手把東西抽起來一看。却是一柄寶劍。老道士頓時就憤憤的。把劍折了幾段。向地上一擲。很很的說道。這真是世界上最惡的東西。要他做什麼。老道士說完。就再舉起他的一把採藥鋤來。在樹下掘了一坎。只見坎裏還埋着一條怪蛇的遺蛻。這條蛻還是從前黃髯把他殺死了。埋在這邊的那道士見了。早又嘆息着。說道。咳。蛇殺死了。埋在此地。沒有幾時。那殺蛇的人。却也要來和這條蛇埋在一塊兒了。生生死死。總還是人生的一場大夢啊。可憐這個壯士。當時他把蛇殺了。我曾把一番話勸他。他總沒有領悟。到頭來就是這般收場。也算是一個至死不悟的人了。他不知世界上最忌的。就是一個殺字。無論幹什麼事去。祇可以含着生機。却不許含着殺機的。他要殺人。人就要殺他了。咳。你現在死了。就同給你殺死的一塊兒長眠着罷。說

不定殺你的人。停了幾時。也要跟你來一塊兒長眠呢。老道士說到這兒。就將黃髯的屍體移到了坎裏。和那條死蛇的遺蛻放在一處。再將採藥鋤了一些泥土。把他掩沒了。老道士纔又肩着藥鋤。掉頭向前走去。此時一縷一縷的嵐氣。從山脚下不住的噴上來。一會兒滿山都給嵐氣遮住。那個老道士早已隱在雲裏不見了。只見有一隻黃鶴。鼓着翅膀。衝開白雲。直向南方飛去。

● 上海時還書局最新出版書目 ●

俠義正	百零八俠	洋裝二册	一元二角
俠義清	奇俠大觀	洋裝二册	一元二角
俠義正	八大劍俠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
俠義正	血滴子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
俠義正	七劍八俠	洋裝二册	一元二角
俠義正	七劍三奇	洋裝二册	一元二角
俠義正	小劍俠	洋裝二册	一元二角
不肖生著	半夜飛頭記	洋裝二册	一元二角
俠義正	雍正奇俠傳	洋裝一册	價洋四角
武俠名著	劍俠駭聞	洋裝二册	價洋一元
陸士謬先生最新著作	紅俠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
陸士謬先生最新著作	黑俠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
陸士謬先生最新著作	白俠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
俠義小說	荒山奇俠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

新式標點	七俠五義	精裝二册	洋裝四册	二元二角
新式標點	白話西廂	精裝一册	洋裝二册	一元五角
新式標點	曾國藩家書	洋裝四册		一元六角
新式標點	曾國藩日記	洋裝一册		價洋四角
新式標點	曾國藩	名言類鈔 一册		價洋八角
新式標點	情詞	洋裝一册		價洋四角
新式標點	宣和遺事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
新式標點	鳳娟女士情書	洋裝一册		價洋四角
俠情小說	青劍碧血錄	洋裝一册		價洋七角
偵探小說	正就	是	我	洋裝二册
偵探小說	半文	錢		洋裝二册
偵探小說	可憐	儂		洋裝一册
偵探小說	華生包探案			洋裝一册
關東馬賊秘聞	紅鬃子			洋裝二册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

俠義小說 荒山奇俠

全書一册 定價六角

版權所有

編輯者 陶寒翠

出版者 時還書局

印刷者 中國印刷廠

發行人 鄭彝梅

發行者 交通圖書館

分發行 世界書局

分發行者 各省大書局

總發行所 時還書局

上海英租界梅白格路人和里八三一號

101311206

陸士諤先生著

北派劍俠 紅俠 山板廣告

本書專敘北派劍俠紅俠
 一生奇行異跡其中關涉
 清初掌故如江南美人董
 小宛之被劫入宮順治太
 后之下嫁虎爾哈人之強
 武有力清宮猴狗之凶猛
 奇峯突起令人目駭心驚
 陸士諤君邇來醫務匆忙
 不甚撰著小說此書係本
 社特約撰述誠不易得之
 書也全書八萬餘言裝訂
 一厚冊定價大洋六角
 現售特價三角六分外埠
 郵費加一

滿清奇俠大觀

他能夠叫你……拍案
 叫絕
 嘯天先生近來致力在新
 文化事業上長久不做小
 說了這是一部「滿清奇俠大
 觀」是前年的預約他
 用全副精神描寫滿清時
 候幾個著名大俠客千奇
 百怪的神出鬼沒用快刀生
 梨般的筆寫生龍活虎般
 的人個個要從紙上直跳
 的來很有新文學寫實派
 的氣味這部書一出可以
 推倒一切向壁虛造不近
 情理的武俠小說
 他序文裏說「這不是空
 談的不是假造的有歷史
 可查有私家的筆記可考是
 確確實實的……」
 全書二冊價洋一元二角

生龍活虎……
快刀生梨……

上海梅白格路人和里第弄三時還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玖壹年拾月拾柒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49138



.44
5:2

籍